





卷第一百七十七

唐書志於禁胡學之制其大有以識夫在聖賢德業西京嵩山
崇廟宮在國內而胡學及食字子自當言對六百餘家黃帝司馬光學
幼規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注

隋紀一

起周禮作蓋蓋重光大湖歲凡三年 隋卽春
魏魏國爲楚所滅以爲縣秦漢屬南陽郡梁國
義陽郡後分置隨郡梁曰隨州後天西魏楊忠
武周太祖以功封隨國公于梁國受周禮志
以隨爲隨道又以周禮不遵禮處
去遠作前以遠訓走故也遠有於

亦解文與字之上 說學好學以解者天也
亦解文與字之上 說學好學以解者天也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學士京嵩山

崇福宮柱國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注

隋紀一

起屠維作噩盡重光大淵獻凡三年 隋卽春秋隨國爲楚所滅以爲縣秦漢屬南陽郡晉屬義陽郡後分置隨郡梁曰隨州後入西魏楊忠從周太祖以功封隨國公子堅襲爵受周禪遂以隨爲國號又以周齊不遵寧處去遼作隋以遼訓走故也遼音綽

高祖文皇帝上之上 諱堅姓楊氏隋書云弘農郡華陰人也漢太尉震八

代孫鉉生子元壽後魏時爲武川鎮司馬子孫因家焉元壽立孫忠從周太祖起義關西寔生帝自陳宣帝太建十三年至開皇九年隋有西北八年矣以通鑑紀年於此九年爲

隋紀年之始
故書上之上

開皇九年

帝以陳高宗太建十三年受周禪至是年平陳混一天下通鑑紀事乃以開皇繫年

春正月乙丑朔陳主朝會羣臣大霧四塞

朝直遙翻塞悉則翻

人人鼻皆辛酸陳主昏睡至晡時乃寤

日加申爲晡晡奔謨翻

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

若人者翻

先是弼以老馬

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置於瀆內

先悉薦翻

艘蘇漕翻水注滄日瀆

陳人覘之以爲內國無船

覘丑廉翻又丑豔翻內國

卽中國隋避諱改曰內

弼又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廣

陵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

幟昌志翻被皮義翻

陳人以爲隋

兵大至急發兵爲備既知防人交代其眾復散後以

爲常不復設備

復扶又翻

又使兵緣江時獵人馬喧譟故

彌之濟江陳人不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

采石

橫江浦在和州界采石磯在今太平州北三十里對岸津渡處將卽亮翻下將兵同

守者

皆醉遂克之

德祐甲戌十有二月沙武口之事亦猶此

晉王廣帥大軍屯

六合鎮桃葉山

隋志江都郡六合縣舊曰尉氏置秦郡後齊置秦州後周改州曰方州改

郡曰六合開皇初郡廢四年改尉氏曰六合張舜民曰桃葉山卽今瓜步鎮之地帥讀曰率

丙寅

采石戍主徐子建馳啟告變丁卯召公卿入議軍旅

戊辰陳主下詔曰犬羊陵縱侵竊郊畿蜂蠆有毒宐

時埽定

蓋丑遇翻

朕當親御六師廓清八表內外並可戒

嚴以驃騎將軍蕭摩訶護軍將軍樊毅中領軍魯廣

達並爲都督

驃匹妙翻騎奇奇翻

司空司馬消難湘州刺史施

文慶並爲大監軍

去年冬陳主擢施文慶督湘州未及之鎮而隋兵渡江難乃旦翻監

工衝

遣南豫州刺史樊猛帥舟師出白下

陳南豫州治宣城時

徙鎮姑孰白下城合白石壘唐武德移江寧縣於此名白下縣帥讀曰率散騎常侍皋文

奏將兵鎮南豫州重立賞格僧尼道士盡令執役兄

夷庚午賀若弼攻拔京口執南徐州刺史黃恪

南徐州治

京弼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

立斬之所俘獲六千餘人弼皆釋之給糧勞遣勞力到翻

付以敕書令分道宣諭

令力丁翻

于是所至風靡樊猛在

建康其子巡攝行南豫州事辛未韓擒虎進攻姑孰

半日拔之執巡及其家口

今太平州當塗縣南二里有姑孰溪西入大江蓋因

舊鎮而

得名 皋文奏敗還江南父老素聞擒虎威信來謁

軍門者晝夜不絕魯廣達之子世真在新蔡與其弟

世雄及所部降於擒虎

侯景之亂魯悉達糾合鄉人以保新蔡魯氏遂世襲以事

陳新蔡注見一百五十四卷

遣使致書招廣達

使疏吏翻

廣達時屯建康自劾詣廷尉請罪

又戶得翻陳主慰

勞之加賜黃金遣還營

勞力到翻樊猛與左衛將軍蔣元

遜將青龍八十艘於白下遊奕以禦六合兵陳主以

猛妻子在隋軍懼有異志欲使鎮東大將軍任忠代

之任音王令蕭摩訶徐諭猛猛不悅陳主重傷其意而

止重如字難也于是賀若弼自北道韓擒虎自南道並進

京口於建康爲南北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分兵斷曲

阿之衝而入曲阿本雲陽秦時人言其地有天子氣始皇鑿北坑以敗其勢截直道使阿曲

改曰曲阿其地在武進丹徒二縣之間弼分兵斷其衝恐三吳之兵入救建康掎其後也斷音短陳

主命司徒豫章王叔英屯朝堂蕭摩訶屯樂遊苑朝直

遙翻樂音洛樊毅屯耆閣寺閣視遮翻魯廣達屯白土岡忠武

將軍孔範屯寶田寺忠武將軍梁置班十九陳擬官品第四秩中二千石位次四平

將軍己卯任忠自吳興入赴去年使任忠出守吳興仍屯朱雀門

晉孝武帝建朱雀門上有兩銅雀前直大航謂之朱雀航辛未賀若弼進據鍾山

鍾山在今上元縣東北十八里輿地志古曰金陵山縣名因此又名蔣山漢末秣陵尉蔣子文討賊死此

山下孫氏都秣陵以其祖諱鍾因改名蔣山頓白土岡之東晉王廣遣總

管杜彥與韓擒虎合軍步騎二萬屯于新林新林浦去今建

康城二十里西直白鷺洲蘄州總管王世積以舟師出九江蘄音

音其王世積闡熙新閩人按班志廬江郡尋陽縣禹貢九江皆在南東合爲大江應劭曰江自廬江尋陽

分爲九漢之尋陽縣在今蘄州界王世積以舟師自蘄水出大江閩古國字破陣將紀瑱

於蘄口蘄水入江之口將即亮翻陳人大駭降者相

繼降戶晉王廣上狀上時帝大悅宴賜羣臣時建康

甲士尚十餘萬人陳主素怯懦不達軍士懦乃臥翻

日事士讀唯日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施文慶

處昌呂
翻分扶

問文慶既知諸將疾已恐其有功乃奏曰此輩快快

快於素不伏官迫此事機那可專信由是諸將凡有

啟請率皆不行賀若弼之攻京口也蕭摩訶請將兵

逆戰陳主不許及弼至鍾山摩訶又曰弼懸軍深入

壘塹未堅

塹七
豔翻

出兵掩襲可以必克又不許陳主召

摩訶任忠於內殿議軍事忠曰兵瀆客貴速戰主貴

持重今國家足兵足食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北軍

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

斷丁管
翻下同

無令彼信得通

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

必謂其度江將士已被俘獲自然挫氣

被皮義翻

淮南士

人與臣舊相知悉今聞臣往必皆景從

師古曰景從言如景之從

也形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

徐州彭沛之路也復扶又翻斷丁管翻

待春水既漲上江周羅暎等眾

軍必沿流赴援

周羅暎時督水軍在郢漢

此良策也陳主不能從

明日歛然曰

歛許勿翻

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郎一

出擊之任忠叩頭苦請勿戰孔範又奏請作一決當

爲官勒石燕然

孔範以竇憲破匈奴事自詭姦諂之誤國亡家如此爲于僞翻下同燕於

賢翻陳主從之謂摩訶曰公可爲我一決摩訶曰從來

行陳

行戶剛翻陳讀日陣

爲國爲身今日之事兼爲妻子陳主

多出金帛賦諸軍以充賞

賦給與也分界也

甲申使魯廣達

陳於白土岡

陳讀日陣下同

居諸軍之南任忠次之樊毅孔

範又次之蕭摩訶軍最在北諸軍南北互二十里首

尾進退不相知賀若弼將輕騎登山望見眾軍因馳

下與所部七總管楊身員明等

將卽亮翻騎奇寄翻下同員音運姓也

甲士凡八千勒陳以待之陳主通於蕭摩訶之妻故

摩訶初無戰意唯魯廣達以其徒力戰與弼相當隋

師退走者數四弼麾下死者二百七十三人弼縱烟

以自隱窘而復振

窘渠隕翻復扶又翻下同

陳兵得人頭皆走獻

陳主求賞弼知其驕惰更引兵趣孔範

趣七喻翻又讀日趨範

兵暫交卽走陳諸軍願之騎卒亂潰不可復止死者

五千人員明擒蕭摩訶送於弼弼命牽斬之摩訶顏

色自若弼乃釋而禮之任忠馳入臺見陳主言敗狀

曰官好住好宐也住止也今南人猶有是言臣無所用力矣陳主與

之金兩滕滕徒登翻以繩約物曰滕使募人出戰忠曰陛下唯當

具舟楫就上流眾軍謂往就周羅暎等臣以死奉衛陳主信

之敕忠出部分分扶問翻令宮人裝束以待之怪其久不

至時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已帥數騎迎降於石子

岡帥讀曰率降戶江湖下同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擒虎將至眾

懼而潰忠引擒虎軍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忠揮之

通鑑一百七十七 隋紀一 文帝

曰老夫尙降諸軍何事

軍或作君

眾皆散走于是城內文

武百司皆遁唯尙書僕射袁憲在殿中尙書令江總

等數人居省中陳主謂袁憲曰我從來接遇卿不勝

餘人今日但以追愧

此猶劉禪之於邵正也

非唯朕無德亦是

江東衣冠道盡陳主遑遽將避匿憲正色曰北兵之

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去欲安之臣願陛下正

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見侯景故事

事見一百六十二卷梁武帝太

清三年

陳主不從下榻馳去曰鋒刃之下未可交當吾

自有計從宮人十餘出後堂景陽殿將自投于井憲

苦諫不從後閤舍人夏侯公韻以身蔽井

夏戶雅翻

陳主

與爭久之乃得入既而軍人窺井呼之不應欲下石

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

貴嬪同束而上祝穆曰景陽井在法寶寺或云白蓮閣下有池面方丈餘或云在保寧

寺覽輝亭側舊傳云欄有石脉以帛拭之作胭脂痕一名胭脂井又名辱井梁制有殿中舍人守舍人陳

制殿中舍人爲三品蘊位守舍人爲三品勳位在九品之外後閣舍人蓋殿中舍人之守後閣者沈

后居處如常處昌呂翻太子深年十五閉閣而坐舍人孔

伯魚侍側此太子舍人也梁制太子中舍人四人掌其坊之禁令舍人十六人掌文記中舍人

入班舍人三班陳制中舍人六百石舍人亦如之軍士叩閣而入深安坐勞

之曰勞力到翻戎旅在塗不至勞也軍士咸致敬焉時陳

人宗室王侯在建康者百餘人陳主恐其爲變皆召

入令屯朝堂使豫章王叔英總督之又陰爲之備及

臺城失守相帥出降

朝直遙翻下同守式又翻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賀若弼

乘勝至樂遊苑

樂音洛

魯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所

殺獲數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眾曰

我身不能救國負辜深矣士卒皆流涕歔歔

歔音虛歔音希

又許既翻

遂就擒諸門衛皆走弼夜燒北掖門入聞韓擒

虎已得陳叔寶呼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栗向弼再

拜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之卿拜乃禮也入朝

不失作歸命侯

朝直遙翻孫皓降晉封歸命侯

無勞恐懼既而恥功

在韓擒虎後與擒虎相詢挺刃而出

詢苦候翻焉也挺拔也

欲

令蔡徵爲叔寶作降箋命乘騾車歸己

騾盧

事不果

弼置叔寶於德教殿以兵衛守高頴先入建康頴子

德弘爲晉王廣記室

頴居永翻隋制諸王記室參軍在錄事功曹之下

廣使

德弘馳詣頴所令畱張麗華頴曰昔太公蒙面以斬

妲己

妲己有蘇氏美女商紂嬖之武王勝殷殺紂并殺妲己妲當割翻己音紀

今豈可畱

麗華乃斬之於青溪德弘還報廣變色曰昔人云無

德不報

詩大雅抑之詞

我必有以報高公矣由是恨頴

使高頴畱

麗華而廣納之文帝必怒安得成他日奪嫡之謀是誠宜德之也願恨之耶史爲廣殺頴張本

丙戌

晉王廣入建康以施文慶受委不忠曲爲諂佞以蔽

耳目沈客卿重賦厚斂以悅其上與太市令陽慧朗

刑濬監徐析尚書都令史暨慧皆爲民害斬於石關

下以謝三吳

斂力贍翻暨戟乙翻陽慧朗一作惠朗暨慧之下逸景字

使高頴與

元帥府記室裴矩

帥所類翻

收圖籍封府庫資財一無所

取天下皆稱廣以爲賢矩讓之之弟子也

裴讓之見一百五十

入卷梁武帝大同四年

廣以賀若弼先期決戰違軍令收以屬

吏

先悉薦翻屬之欲翻

上驛召之詔廣曰平定江表弼與韓擒

虎之力也賜物萬段又賜弼與擒虎詔美其功開府

儀同三司王頒僧辯之子夜發陳高祖陵焚骨取灰

投水而飲之

報讐也陳高祖殺僧辯事見一百六十六卷梁敬帝紹泰元年

既而自

縛歸梟於晉王廣廣以聞上命赦之詔陳高祖世祖

高宗陵摠給五戶分守之上遣使以陳亡告許善心

使疏善心衰服號哭於西階之下藉草東向坐三日

吏翻去年陳遣善心來聘留於客館不遣還事見上卷西

階賓階也衰服藉草喪禮也衰吐雷翻號戶刃翻藉

慈夜敕書唁焉唁魚戰翻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

騎常侍散悉直翻賜衣一襲衣單複善心哭盡哀入

房改服改衰服復出北面立復扶垂泣再拜受詔明

日乃朝朝直伏泣於殿下悲不能與上顧左右曰我

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卽我之誠臣也敕

以本官直門下省通直散騎常侍屬門下省今敕善

典晉始有門下省散騎常侍雖隸門下別爲一省潘

直散騎常侍陳水軍都督周羅暎與郢州刺史荀灑

直門下省歟

江夏陳郢州治所夏戶雅翻

尚守江夏秦王俊督三十總管水陸

十餘萬屯漢口不得進

漢水入江之口卽沔口也

相持踰月陳荆

州刺史陳慧紀遣南康內史呂忠肅屯岐亭

按楊素傳忠肅

屯岐亭正據江峽則岐亭在西陵峽口也

考

據巫

峽按水經江水出巫峽過秭歸夷陵逕流頭狼尾灘而後東逕西陵峽去年冬楊素破賊所其舟師已

過狼尾而東呂忠肅所據者蓋西陵峽也當從楊素傳作江峽爲通

於北岸鑿巖綴鐵

鎖三條

考異曰南史作五條今從隋書

橫截上流以遏隋船忠肅

竭其私財以充軍用楊素劉仁恩奮兵擊之四十餘

戰忠肅守險力爭隋兵死者五千餘人陳人盡取其

鼻以求功賞既而隋師屢捷獲陳之士卒三縱之忠

肅弃柵而遁素徐去其鎖去羌呂翻忠肅復據荆門之延

洲素遣巴蠻千人蠻亦蠻也居巴中者曰巴蠻此水蠻之習於川舟者也蠻徒旱翻

乘五身四艘以拍竿碎其十餘艦艘蘇遭翻艦戶黯翻遂大破

之俘甲士二千餘人忠肅僅以身免陳信州刺史顧

覺屯安蜀城弃城走梁置信州於巴東西魏取之其地時屬隋故陳信州刺史屯於

安蜀城陳慧紀屯公安公安陳荆州治所悉燒其儲蓄引兵東

下於是巴陵以東無復城守者陳慧紀帥將士三萬

人樓船千餘艘沿江而下復扶又翻帥讀曰率下同將即亮翻下同欲入

援建康爲秦王俊所拒不得前是時陳晉熙王叔文

罷湘州還至巴州慧紀推叔文爲盟主

巴州治巴陵

而叔

文已帥巴州刺史畢寶等致書請降於俊俊遣使迎

勞之

帥讀曰率降戶江翻使疏吏翻下同勞力到翻

會建康平晉王廣命陳

叔寶手書招上江諸將使樊毅詣周羅暉陳慧紀子

正業詣慧紀諭指時諸城皆解甲羅暉乃與諸將大

臨三日

將卽亮翻臨力浸翻

放兵散然後詣俊降陳慧紀亦降

上江皆平楊素下至漢口與俊會王世積在蘄口聞

陳已亡告諭江南諸郡於是江州司馬黃偁弃城走

蘄音機又音其德音思

豫章諸郡太守皆詣世積降

守式又翻

癸巳

詔遣使者巡撫陳州郡二月乙未廢淮南行臺省

晉王

廣於時將
凱還也

蘇威奏請五百家置鄉正使治民間辭

訟治直之
翻下同

李德林以爲本廢鄉官判事爲其里閭親

識剖斷不平

爲其于偽翻
斷丁亂翻

今令鄉正專治五百家恐

爲害更甚且要荒小縣有不至五百家者

令力丁翻
要一遙翻

豈可使兩縣共管一鄉帝不聽丙申制五百家爲鄉

置鄉正一人百家爲里置里長一人

長知
兩翻

陳吳州

刺史蕭嘽能得物情陳亡吳人推嘽爲主

嘽戶
官翻

右衛

大將軍武川宇文述帥行軍總管元契張默言等討

之落叢公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

隋書宇文述代郡
武川人地理志馬

邑郡善陽縣大業初置代郡順政郡鳴水縣西魏置
落叢縣及落叢郡順政西魏之興州也東海郡海州

通鑑一百三十一

隋書卷一百一十五

七

燕榮舟師自海道入湖可至吳州陳置吳州於吳郡燕因肩翻陳永新侯陳君範自

晉陵犇璣

沈約志永新縣吳立屬安成太守隋廢安成郡爲安復縣晉陵與吳接壤并軍

拒述述軍且至璣立柵於晉陵城東留兵拒述遣其

將王褒守吳州自義興入太湖欲掩述後述進破其

柵迴兵擊璣大破之

柵測革翻將卽亮翻

又遣兵別道襲吳州

王褒衣道士服奔城走

衣於翻

璣以餘眾保包山

包山在太湖中其地西北距吳縣百二十里又名洞庭

山四面皆水地占三鄉環四十里土宜橘柚燕榮擊

破之璣將左右數人匿民家爲人所執述進至奉公

埭

燕因肩翻將音如字領也擣也埭從益翻

陳東揚州刺史蕭巖以會稽

降與璣皆送長安斬之

以巖等驅江陵士女降陳也事見上卷陳長城公禎明元

年楊素之下荆門也遣別將龐暉將兵略地南至湘

州城中將士莫有固志將卽亮刺史岳陽王叔慎年

十八置酒會文武僚吏酒酣叔慎歎曰君臣之義盡

於此乎按陳湘州刺史陳故文旣去鎮施文慶寔代之阻隋兵不及至湘州必有守之者但未知

叔慎何時所命耳長史謝基伏而流涕湘州助防遂興侯正

理在坐遂興縣侯也沈約志廬陵郡有遂興縣吳立日新興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長知兩翻坐

祖臥乃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陳國之臣乎今天

下有難難乃實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青

門之外有死不能召平秦時東陵侯秦亡爲民種瓜青門外正理自謂陳亡之後不能

編於民伍今日之機不可猶豫後應者斬眾咸許諾

以求活

乃刑牲結盟仍遣人詐奉降書於龐暉

降戶

暉信之

剋期入城叔慎伏甲待之暉至執之以徇并其眾皆

斬之叔慎坐于射堂招合士眾數日之中得五千人

衡陽太守樊通武州刺史鄔居業皆請舉兵助之

隋志

長沙郡衡山縣舊置衡陽郡武陵郡舊置武州鄔姓其先仕晉爲鄔大夫子孫因以爲氏鄔烏古翻守式

又隋所除湘州刺史薛胄將兵適至與行軍總管劉

仁恩共擊之叔慎遣其將陳正理與樊通拒戰

將卽亮翻

兵敗胄乘勝入城禽叔慎仁恩破鄔居業於橫橋亦

擒之俱送秦王俊斬於漢口嶺南未有所附數郡

共奉高涼郡太夫人洗氏爲主

高涼縣置高涼郡號洗音銑又音線

聖母保境拒守詔遣柱國韋洸等安撫嶺外陳豫章

太守徐瑋據南康拒之

徐瑋自豫章退保南康南康郡治贛縣洸古黃翻守式又

翻瑋都滕翻

洸等不得進晉王廣遣陳叔寶遺夫人書

遺于

季諡以國亡使之歸隋夫人集首領數千人盡日慟

哭遣其孫馮魂帥眾迎洸

洸氏嫁馮融見一百六十卷梁簡文帝大寶元年

帥讀曰李

洸擊斬徐瑋入至廣州說嶺南諸州皆定

說式

芮翻

考異曰隋帝紀十年八月壬申遣洸等巡撫嶺南百越皆服按陳以九年正月亡至來年八月并

閩計之二十一月豈有洸氏猶不知者洸氏傳又云晉王遣陳主遺夫人書則事在九年三月前也帝紀

所云蓋謂百越已服奏到朝廷之日也

表馮魂爲儀同三司冊洸氏爲

宋康郡夫人

宋文帝元嘉九年分高涼立宋康郡隋志高涼郡杜原縣舊有永寧宋康二郡

通鑑三百三十一

隋書卷一百一十一

七

沈襲之子也

襲襲見一百六十七卷陳高祖永定三年襲休正翻

衡州司馬任

瓌勸都督王勇據嶺南

隋志梁置衡州於廣州含求

求

陳氏子孫立以為帝勇不能用以所部來降

降戶瓌

弃官去瓌忠之弟子也

任瓌志趣如此宜其能自表見於唐元也蕭摩訶兒豚犬

耳於是陳國皆平

陳高祖受梁禪歲在丁丑至是而亡凡五主三十三年

得州

三十郡一百縣四百

按隋志陳境當時有楊東楊南徐吳閩豐湘巴武江郢廣東衡

衡高羅新隴建成桂東寧靜南定越南合崖安交愛凡三十州

詔建康城邑宮室並

平蕩耕墾更於石頭置蔣州

以蔣山名州也

晉王廣班師聞

王韶鎮石頭委以後事三月己巳陳叔寶與其王公

百司發建康詣長安大小在路五百里纍纍不絕帝

命權分長安士民宅以俟之內外修整遣使迎勞陳

人至者如歸使疏吏翻勞力到翻下同夏四月辛亥帝幸驪山驪山

在新豐縣親勞旋師乙巳諸軍凱入奏凱樂而入也獻俘于太廟

陳叔寶及諸王侯將相并乘輿服御天文圖籍等以

次行列將即亮翻相息亮翻乘繩證翻下同行戶剛翻仍以鐵騎圍之騎奇寄翻

從晉王廣秦王俊入列于殿庭拜廣爲太尉賜輅車

乘馬袞冕之服玄圭白璧丙辰帝坐廣陽門觀廣陽門之

觀闕也觀古玩翻引陳叔寶於前及太子諸王二十八人司

空司馬消難以下至尙書郎凡二百餘人難乃旦翻帝使

納言宣詔勞之勞力到翻次使內史令宣詔責以君臣不

能相輔乃至滅亡叔寶及其羣臣並愧懼伏地屏息

不能對

屏必

既而宥之初武元帝迎司馬消難

見一百六

十七卷陳高祖永定二年皇考忠諡武元帝

與消難結爲兄弟情好甚篤

好呼

帝每以叔父禮事之及平陳消難至特免死配

爲樂戶二旬而免猶以舊恩引見尋卒於家

見賢遇

恤庚戌帝御廣陽門

廣陽門大興宮城正南門也唐六典曰隋曰廣陽門開皇二年

作仁壽元年改曰昭陽門唐武德元年改曰順天門神龍元年改承天門

宴將士自門外

夾道列布帛之積

將卽亮翻積子賜翻凡指所聚之物曰積則去聲取物而積疊之則

入達于南郭班賜各有差凡用三百餘萬段故陳之

境內給復十年

復方

餘州免其租賦樂安公元諧進

曰陛下威德遠被

被皮義翻

臣前請以突厥可汗爲侯正

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

陳叔寶爲令史今可用臣言矣帝曰

朕平陳國本以除逆非欲誇誕公之所奏殊非朕心

突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寶昏醉寧堪驅使諧默

然而退辛酉進楊素爵爲越公

按隋書楊素自清河郡公進封郢國公素

言逆大王諡前封於郢不願與之同改封越公

以其子玄感爲儀同三司玄

獎爲清河郡公賜物萬段粟萬石命賀若弼登御坐

坐祖臥翻

賜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國進爵宋公仍各加賜

金寶及陳叔寶妹爲妾賀若弼韓擒虎爭功於帝前

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

驍堅堯翻將卽亮翻

同震揚威武遂平陳國韓擒虎略不交陳

陳讀陣

豈臣

之比擒虎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時合勢以取僞

都弼乃敢先期

先悉薦翻

逢賊遂戰致令將士傷死甚多

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

騎奇寄翻

降戶江翻任音王

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

扣北掖門臣啟關而納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與臣

相比帝曰二將俱爲上勳於是進擒虎位上柱國賜

物八千段有司劾擒虎放縱士卒淫汙陳宮

劾戶槩翻又戶

得翻汗鳥路翻坐此不加爵邑加高頰上柱國進爵齊公

頰居

迴翻頰自勃海郡公進爵齊國公賜物九千段帝勞之曰公伐陳後

人言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能聞也

勞力

到翻青蠅以諭
議言聞古莧翻

帝從容命頴與賀若弼論平陳事

從干

頴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臣文

吏耳焉敢與大將論功

焉於虔翻
將卽亮翻

帝大笑嘉其有讓

帝之伐陳也使高頴問方略於上儀同三司李德林

以授晉王廣至是帝賞其功授柱國封郡公賞物三

千段已宣勅訖或說高頴曰今歸功於李德林諸將

必當憤惋

說輸芮翻
惋烏貫翻

且後世觀公有若虛行頴入言

之乃止以秦王俊爲揚州總管四十四州諸軍事鎮

廣陵晉王廣還并州晉王廣之戮陳五佞也

五佞謂
施文慶

沈客卿陽慧朗
徐析暨慧景

未知都官尙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瑳

王儀御史中丞沈瓘之罪故得免及至長安事並露

乙未帝暴其過惡投之邊裔以謝吳越之人瑳刻薄

貪鄙忌害才能儀傾巧側媚獻二女以求親昵

散悉
直翻

騎奇寄翻瑳倉
何翻昵尼質翻

瓘險慘苛酷發言邪諂故同舉焉帝

給賜陳叔寶甚厚數得引見班同三品每預宴恐致

傷心爲不奏吳音

數所角翻見賢
遍翻爲于偶翻

後監守者奏言叔

寶云旣無秩位每預朝集願得一官號帝曰叔寶全

無心肝監者又言叔寶常醉

監古銜翻
朝直遙翻

罕有醒時帝

問飲酒幾何對曰與其子弟日飲一石帝大驚使節

其酒既而曰任其性不爾何以過日

嗚呼此陳叔寶所以得死於枕

也帝以陳氏子弟既多恐其在京城爲非乃分置邊

州給田業使爲生歲時賜衣服以安全之詔以陳尙

書令江總爲上開府儀同三司僕射袁憲驃騎蕭摩

訶領軍任忠皆爲開府儀同三司

射寅謝翻驃匹妙翻騎奇寄翻任音

王吏部尙書吳興姚察爲祕書丞上嘉袁憲雅操下

詔以爲江表稱首授昌州刺史

隋志春陵郡後魏置南荆州西魏改曰昌

州聞陳散騎常侍袁元友數直言於陳叔寶擢拜主

爵侍郎

散悉亶翻騎奇寄翻隋志主爵侍郎屬吏部尙書

謂羣臣曰平陳之

初我悔不殺任蠻奴受人榮祿兼當重寄不能橫尸

通鑑二百七十一 文帝

徇國乃云無所用力與弘演納肝何其遠也

衛懿公與狄人

戰于焚澤爲狄人所殺弘演納肝以徇之

帝見周羅睺慰諭之許以富貴

羅睺垂泣對曰臣荷陳氏厚遇

荷下可翻

本朝淪亡無節

可紀

朝直遙翻下同

得免於死陛下之賜也何富貴之敢望

賀若弼謂羅睺曰聞公郢漢捉兵

若人者翻捉把也

卽知揚

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所量

量音良

羅睺曰若得與公

周旋勝負未可知

周羅睺何以得此於賀若弼哉史家溢美耳

頃之拜上

儀同三司先是陳將羊翔來降

先悉薦翻降戶江翻

伐陳之役

使爲鄉導

鄉讀日嚮

位至上開府儀同三司班在羅睺上

韓擒虎於朝堂戲之曰不知機變乃立在羊翔之下

能無愧乎

朝直遙翻

羅曠曰昔在江南久承令問

令力定翻美也

謂公天下節士今日所言殊非所望擒虎有愧色帝

之責陳君臣也陳叔文獨欣然有得色

得色自得其意而形於色

既而復上表自陳

復扶又翻

昔在巴州已先送款乞知此

情望異常例帝雖嫌其不忠而欲懷柔江表乃授叔

文開府儀同三司拜宜州刺史

宜州置於京兆華原縣

初陳散

騎常侍韋鼎聘于周

韋鼎傳陳太建中聘周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遇帝而

異之謂帝曰公當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

歲星

木星也十二年一周天

老夫當委質於公

質如字

及至德之初

陳長

城公即位改元至德

鼎爲太府卿盡賣田宅大匠卿毛彪問其

故鼎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

王于況翻又音如字

吾與爾當葬

長安及陳平上召鼎爲上儀同三司鼎叡之孫也

韋叡

著功名於梁武帝之時

王戎詔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

之灋方可流行凡我臣民澡身浴德家家自修人人

克念

書曰惟狂克念作聖

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

專行禁衛九重之餘

重直龍翻

鎮守四方之外戎旅軍器

皆宜停罷世路旣夷羣方無事武力之子俱可學經

民間甲仗悉皆除毀頒告天下咸悉此意賀若弼撰

其所畫策上之

若人者翻撰士免翻述也上時掌翻

謂爲御授平陳七

策帝弗省

省悉井翻視也

曰公欲發揚我名我不求名公宜

自載家傳

傳直戀翻

弼位望隆重兄弟並封郡公爲刺史

列將家之珍玩不可勝計

將卽亮翻勝音升

婢妾曳羅綺者

數百

羅交眼綺細綾

時人榮之其後突厥來朝

厥九勿翻朝直遙翻

上

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

右引突厥詣韓擒虎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

虎厲色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左衛將軍龐晃等

短高頰於上上怒皆黜之

龐晃自結納於潛躍之辰與上情契甚密而與高頰

有隙與廣平王雄挾舊屢言類之短故皆被黜頰居永翻

親禮逾密因謂頰曰獨

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初頰父賓爲獨孤

信僚佐賜姓獨孤氏故上常呼爲獨孤而不名

按獨孤信

之誅妻子徙蜀獨孤后以賓父之故吏每往來其家
類之遭遇豈專以才略哉外得君而內蒙君母親禮
也及夫外則見忌於君內則失愛於君
君母隨見疎弃君臣之際可無謹乎
樂安公元諧

性豪俠有氣調

調徒鈞翻

少與上同學甚相愛及卽位累

歷顯仕諧好排詆不能取媚左右

少詩照翻好呼到翻

與上柱

國王誼善誼誅

王誼誅見一百七十六卷陳長城公至德三年

上稍疎忌之

或告諧與從父弟上開府儀同三司潁臨澤侯田鸞

隋志毗陵郡義興縣舊有臨澤縣從才用翻

上儀同三司祈緒等謀反祈

出於黃帝黃帝子得姓者十四人所其一也又下有日晉獻侯四世孫曰奚食邑於祈子孫以爲氏

司案驗奏諧謀令祈緒勒党項兵斷巴蜀

下遐嫁翻令力丁翻

斷音短

又諧嘗與潁同謁上諧私謂潁曰我是主人殿

上者賊也因令湧望氣湧曰彼雲似蹲狗走鹿

蹲慈尊翻

不如我輩有福德雲上大怒諧湧鸞緒並伏誅

考異日德

林傳云德林以梁士彥元諧頗有逆意江南抗衡上國乃著天命論上之諧傳云平陳後數歲人告諧謀

反按諧請以叔寶爲內史則陳亡時猶在揚雄方用事諧欲諧去之則雄未爲司空故附於此按內史當

依正文作令史按通鑑正文亦書元諧言請以陳叔寶爲令史按內史隋之要官元諧安敢請以陳叔寶

爲是官邪

閏月己卯以吏部尙書蘇威爲右僕射

射寅謝翻

六月乙丑以荊州總管楊素爲納言

朝野皆稱封

禪朝直遙翻下同稱當作請又切謂禪稱舉也言朝野舉封禪事爲言也

秋七月丙午詔

曰豈可命一將軍除一小國遐邇注意便謂太平以

薄德而封名山用虛言而干上帝非朕攸聞而今而

後言及封禪宜卽禁絕 左衛大將軍廣平王雄貴

寵特盛與高頴虞慶則蘇威稱爲四貴雄寬容下士

下遐 嫁翻朝野傾屬屬之 上惡其得眾惡烏 陰忌之不欲

其典兵馬八月壬戌以雄爲司空實奪之權雄旣無

職務乃杜門不通賓客雄以是能保其身於猜忌之朝 帝踐阼之

初柱國沛公鄭譯請修正雅樂詔太常卿牛弘國子

祭酒辛彥之博士何妥等議之積年不決妥他 譯言

古樂十二律旋相爲宮各用七聲世莫能通譯因龜

茲人蘇祗婆善琵琶始得其瀟推演爲十二均八十

四調以校太樂所奏例皆乖越譯又於七音之外更

立一聲謂之應聲作書宣示朝廷

隋志譯云考尋樂府鍾石律呂皆有

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名七聲之內三聲乖應每恆求訪終莫能通先是周武帝時有龜茲人蘇祇婆從突厥皇后入國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因而問之調有七種以其七調勘校七聲冥若合符一曰婆陁力華言平聲卽宮聲也二曰雞識華言長聲卽南呂聲也三曰沙識華言質直聲卽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聲卽變徵聲也五日沙臘華言應和聲卽徵聲也六曰般贍華言五聲卽羽聲也七日俟利筵華言斛牛聲卽變宮聲也譯因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然其就此七調又有五旦之名且作七調以華言譯之旦者則謂均也其聲亦應黃鍾太簇林鍾姑洗五均已外七律更無調聲譯遂因其所捨琵琶絃柱相飲爲均推演其聲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應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盡皆和合仍以其聲考校太樂所奏林鍾之宮應用林鍾爲宮乃用黃鍾爲宮應用南呂爲商乃用太簇爲商應用應鍾爲角乃取姑洗爲角故林鍾一宮七聲三聲並戾其十

一宮七十七音例皆乖越莫有通者又以編懸有八
因作八音之樂七音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作書
二十餘篇以明其指龜茲音音上慈賢曰與邳公世子
今音上勿翻茲音沮帷翻蓋急言耳

蘇夔議累黍定律時人以音律久無通者非譯夔一

朝可定帝素不悅學而牛弘不精音律何妥自恥宿

儒反不逮譯等常欲沮壞其事沮在呂翻乃立議非

十二律旋相爲宮及七調調徒鈞競爲異議各立朋

黨或欲令各造樂待成擇其善者而從之妥恐樂成

善惡易見易弋乃請帝張樂試之先白帝云黃鍾象

人君之德及奏黃鍾之調帝曰滔滔和雅甚與我心

會妥因奏止用黃鍾一宮不假餘律帝悅從之時又

有樂工萬寶常

萬姓也孟子門人有萬章

妙達鍾律譯等爲黃鍾

調成奏之帝召問寶常寶常曰此亡國之音也帝不

悅寶常請以水尺爲律以調樂器上從之

以調如字

寶常

造諸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損益樂器不可勝

紀

勝音升

其聲雅淡不爲時人所好

好呼到翻

太常善聲者

多排毀之蘇夔尤忌寶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者

皆附之而短寶常寶常樂竟爲威所抑寢不行及平

陳獲宋齊舊樂器并江左樂工帝令廷奏之歎曰此

華夏正聲也乃調五音爲五夏二舞登歌房內十四

調賓祭用之

五夏昭夏皇夏誠夏需夏肆夏二舞文武二舞登歌升堂上而歌匏竹在下貴

人聲也帝龍潛時倚琵琶作歌二首名曰地厚天高託言夫妻之義因卽取之爲房內曲十四調後周故事懸鍾磬法七正七倍合爲十四蓋準變宮變徵凡爲七聲有正有倍爲十四也夏戶雅翻仍詔

太常置清商署以掌之時天下既壹異代器物皆集

樂府牛弘奏中國舊音多在江左典午南渡未能備樂石氏之亡樂人

頗有自鄴而南者苻堅淮淝之敗晉始獲樂工備金石慕容垂破西燕盡獲苻氏舊樂子寶喪敗其鍾律令李佛等將太樂細伎奔慕容德德子超獻之姚秦以贖其母宋武平姚泓收歸建康故云多在江左

前克荊州得梁樂克荊州見一百六十五年卷梁元帝承聖三年今平蔣州

又得陳樂史傳相承傳直戀翻以爲合古請加修緝以備

雅樂其後魏之樂及後周所用雜有邊裔之聲皆不

可用請悉停之冬十一月詔弘與許善心姚察及通

直郎虞世基參定雅樂

按煬帝始置通直郎從六品屬謁者臺虞世基傳云以通

直郎直內史省其通直散騎侍郎獻品從五

世基荔之子也

虞荔見一百六十八卷陳

世祖天嘉二年荔力制翻

己巳以黃州總管周濩尚爲永州總

管

隋志永安郡後齊置衡州開皇五年改日黃州零陵郡平陳初置永州總管府

安集嶺南

給黃州兵三千五百人爲帳內陳桂州刺史錢季卿

等皆詣濩尚降

始安郡梁置桂州降戶江翻

定州刺史呂子廓

鬱林

郡梁置定州

據山洞不受命濩尚擊斬之

以駕部侍郎

狄道辛公義爲岷州刺史

隋志駕部侍郎屬兵部尚書狄道縣屬金城郡臨洮

郡益樂縣西魏置岷州

岷州俗畏疫一人病疫闔家避之病者

多死公義命皆輿置己之廳事

輿羊

暑月病人或至

數百聽廊皆滿

聽與廳同

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

處昌呂翻

以

秩祿具醫藥身自省問

省與心景翻

病者既愈乃召其親戚

諭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相染者吾死久矣皆

慙謝而去其後人有病者爭就使君

使疏吏翻

其家親戚

固畱養之始相慈愛風俗遂變後遷并州刺史下車

先至獄中露坐親自驗問十餘日閒決遣咸盡方還

聽事受領新訟事皆立決若有未盡必須禁者公義

卽宿聽事終不還閣

還音如字又從宣翻

或諫曰公事有程使

君何自苦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

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

款誠也款服猶

言誠服也。後有訟者，鄉閭父老遽曉之曰：「此小事，何忍勤

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使疏吏翻

十年春正月乙未，以皇孫昭爲河南王，楷爲華陽王。

華戶化翻昭，廣之子也。二月上幸晉陽，命高頴居守。

頴居

永翻守夏四月辛酉，至自晉陽。成安文子李德林

成安縣名，文諡也。子爵也。成安縣屬魏郡。恃其才望，論議好勝。

好呼到翻

同列

多疾之由，是以佐命元功十年不徙，級德林數與蘇

威異議。高頴常助威奏德林很戾。

數所角翻很戶壘翻

上多從

威議。上賜德林莊店，使自擇之。德林請逆人高阿那

肱衛國縣市店。

高阿那，肱與王謙舉兵，誅衛國縣本漢觀縣屬東郡。光武改曰衛國，魏收

地形志屬頓丘郡隋開皇六年改曰觀城屬武陽郡上許之及幸晉陽店人訴

稱高氏強奪民田於內造店賃之賃乃禁翻蘇威因奏德

林誣罔妄奏自入司農卿李圓通等復助之曰此店

收利如食千戶請討日追贓上自是益惡之復扶又翻下同

惡烏路翻虞慶則等奉使關東巡省還使疏吏翻省悉景翻還從宜翻又如

字皆奏稱鄉正專理辭訟黨與愛憎公行貨賄不便

於民上令廢之德林曰茲事臣本以爲不可然置來

始爾置鄉正見上年復卽停廢政令不一朝成暮毀深非帝

王設灋之義臣望陛下自今羣臣於律令輒欲改張

卽以軍灋從事不然者紛紜未已上遂發怒大詬云

爾欲以我爲王莽邪

上以權數得國猜疑羣下以王莽篡漢變更法令而亡疑德林

以況已故怒詬苦候翻邪音耶

先是德林稱父爲太尉諮議以取贈

官給事黃門侍郎猗氏陳茂等密奏德林父終於校

書妄稱諮議上甚銜之

德林之父蓋仕於魏齊之間後齊之制公府諮議參軍從

第四品校書郎第九品猗氏縣屬河東郡

至是上因數之

數所具翻又所主翻曰公

爲內史典朕機密比不可豫計議者

比毗至翻以公不弘

耳寧自知乎又罔冒取店妄加父官朕實忿之而未

能發今當以一州相遣耳因出爲湖州刺史

烏程縣舊置吳

興郡隋置湖州宋白曰湖州古防風氏之國漢烏程縣之地隋置湖州因太湖而名長安東南三千四古

四十德林拜謝曰臣不敢復望內史令請但預散參

道監卷之三十一 文前

復扶又翻又音如字散參謂散官
無置務而預朝參者散悉直翻

上不許遷懷州刺

史

河內郡舊置懷州

而卒

卒子恤翻

李圓通本上微時家奴有器

幹及爲隋公以圓通及陳茂爲參佐由是信任之梁

國之廢也

梁國廢見上卷陳長城公禎明元年

上以梁太府卿柳莊爲

給事黃門侍郎莊有識度博學善辭令明習典故雅

達政事上及高穎皆重之與陳茂同僚不能降意茂

譖之於上上稍疎之出爲饒州刺史

隋志鄱陽郡梁置吳州陳廢隋

平陳置饒州

上性猜忌不悅學旣任智以獲大位因以文

彙自矜明察臨下恆令左右覘視內外有過失則加

以重辜

恆戶登翻規丑廉翻又丑豔翻

又患令史贓汙私使人以錢

帛遺之

遺于季翻

得犯立斬每於殿庭捶人一日之中或

至數四嘗怒問事揮楚不甚

問事者行杖之人也楚荆也以之箠人箠止菜

翻卽命斬之尙書左僕射高穎治書侍御史柳或等

諫

治直之翻或於六翻

以爲朝堂非殺人之所殿廷非決罰之

地上不納頰等乃盡詣朝堂請罪

朝直遙翻穎居永翻

上願謂

領左右都督田元曰

後齊之制有領左右府將軍之下置正副都督隋蓋因之煬帝

改領左右府爲備身府

吾杖重乎元曰重帝問其狀元舉手曰

陛下杖大如指捶人三十者比常杖數百故多死

捶止

樂翻下同

上不懌乃令殿內去杖

去羌呂翻

欲有決罰各付所

由

所由猶言所主也

後楚州行參軍李君才

隋志江都郡山陽縣舊置山陽

帛遺之

遺于季翻

得犯立斬每於殿庭捶人一日之中或

至數四嘗怒問事揮楚不甚

問事者行杖之人也楚荆也以之箠人箠止菜

翻

卽命斬之尙書左僕射高頴治書侍御史柳或等

諫

治直之翻或於六翻

以爲朝堂非殺人之所殿廷非決罰之

地上不納頰等乃盡詣朝堂請罪

朝直遙翻頰居永翻

上顧謂

領左右都督田元曰

後齊之制有領左右府將軍之下置正副都督隋蓋因之煬帝

改領左右府爲備身府

吾杖重乎元曰重帝問其狀元舉手曰

陛下杖大如指捶人三十者比常杖數百故多死

捶止

槩翻下同

上不懌乃令殿內去杖

去羌呂翻

欲有決罰各付所

由

所由猶言所主也

後楚州行參軍李君才

隋志江都郡山陽縣舊置山陽

郡開皇十二年置楚州隋制州置
刺史長史司馬參軍事行參軍

上言上寵高顛過

甚上言之上
時掌翻

上大怒命杖之而殿內無杖遂以馬鞭

捶殺之

捶止
樂翻

自是殿內復置杖未幾怒甚又於殿廷

殺復扶又翻
幾居豈翻

兵部侍郎馮基固諫

兵部尚書統兵
部職方駕部庫

部四曹各
置侍郎

上不從竟於殿廷殺之上亦尋悔宣慰馮

基而怒羣臣之不諫者

五月乙未詔曰魏末喪亂

軍人權置坊府

元魏之季兵制有六坊後齊
因之亦曰六府喪息浪翻

南征北

伐居處無定

處昌
呂翻

家無完堵地罕包桑

包桑多根植
桑至於根多

民安其
居之驗

朕甚愍之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

一與民同軍府統領宜依舊式罷山東河南及北方

緣邊之地新置軍府 六月辛酉制民年五十免役

收庸 秋七月癸卯以納言楊素爲內史令 冬十

一月辛丑上祀南郊隋南郊爲壇於國之南太陽門外道西一里去宮十里壇高七

尺廣四丈孟春上辛祠感帝赤燥怒於其上以太祖武元皇帝配 江表自東晉已

來刑瀟疏緩世族陵駕寒門平陳之後牧民者盡更

變之更工衡翻蘇威復作五教使民無長幼悉誦之士民

嗟怨民間復訛言隋欲徙之人關復扶又翻遠近驚駭於

是婺州汪文進越州高智慧蘇州沈玄愴皆舉兵反

隋志東陽郡平陳置婺州會稽郡梁置東陽州陳改吳州平陳改吳州後改越州吳郡陳置吳州平陳改

蘇州檜自稱天子署置百官樂安蔡道人蔣山李悛

烏外翻

饒州吳世華溫州沈孝徹泉州王國慶杭州楊寶英

交州李春等皆自稱大都督

考隋志無樂安下曰陳之故境則當於陳境求

之沈約志鄱陽太守有樂安縣吳立新唐志台州有樂安縣唐初析臨海置以下文汪文進令蔡道人守

樂安觀之蓋台州之樂安蔣山在蔣州江寧縣永嘉郡開皇九年置處州十二年改括州唐高宗上元元

年始析括州之永嘉安固置溫州安陸郡京山縣有溫州非陳境當是永嘉之溫州史追書耳建安郡陳

置閩州平陳改曰泉州餘杭郡平陳置杭州交趾郡舊曰交州悽力膺翻攻陷州縣陳之

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眾數萬小者數千共相影響

執縣令或抽其腸或嚙其肉食之日更能使僮誦五

教邪

邪音耶

詔以楊素爲行軍總管以討之素將濟江

使始興麥鐵杖戴東藁夜浮渡江

隋志南海郡始興縣南齊置東衡州

平陳權置廣州總管府
姓苑高要始興有麥姓
覘賊還而復往爲賊所擒

覘丑

廉翻又丑豔翻復
扶又翻還從宣翻遣兵仗三十人防之鐵杖取賊刀

亂斬防者殺之皆盡割其鼻懷之以歸素大奇之奏

授儀同三司素帥舟師自揚子津入

揚子津在今眞州揚子縣南帥

讀日擊賊帥朱莫問於京口破之

京口今鎮江府帥所類翻下同

擊晉陵賊帥顧世興無錫賊帥葉略皆平之

隋志晉陵無錫

二縣皆屬常州
史楊素傳作葉皓今從隋書

考異曰北沈玄愔敗走素追禽之

高智慧據浙江東岸爲營周亙百餘里船艦被江

艦戶

對翻被素擊之子總管南陽來護兒

子總管裨將也領兵屬總管南

陽郡舊置荊州開皇初改爲鄧州姓苑邾子姓商之

支孫食采於邾因以爲氏後避難去邑漢功臣表有

通鑑一百七十一卷

軼侯來倉

言於素曰吳人輕銳利在舟楫必死之賊難與

爭鋒公宜嚴陳以待之

陳讀日陣

勿與接刃請假奇兵數

千潛度江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

破趙之策也

韓信破趙見十卷漢高帝三年

素從之護兒以輕舸數

百

舸古我翻

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烟焰漲天賊顧

火而懼素因縱兵奮擊大破之賊遂潰智慧逃入海

素躡之至海曲召行軍記室封德彝計事

姓苑封姓夏時封父

後德彝墜水人救獲免易衣見素竟不自言素後知

之問其故曰私事也所以不白素嗟異之德彝名倫

以字行隆之之孫也

封隆之高齊佐命臣

汪文進以蔡道人爲

司空守樂安素進討悉平之素遣總管史萬歲帥眾

二千自婺州別道踰嶺越海攻破溪洞不可勝數帥讀

日率勝音升前後七百餘戰轉鬪千餘里寂無聲問者十

旬遠近皆以萬歲爲沒萬歲置書竹筒中浮之於水

汲者得之言於素素上其事上時掌翻上嗟歎賜萬歲家

錢十萬素又破沈孝徹於溫州步道向天台指臨海

按新唐志天台山在台州唐興縣唐興本晉始豐縣始豐本吳之始平縣唐志云武德四年析臨海置始

豐高宗上元二年更名唐興則吳之始豐隋已併入臨海天台山此時固屬臨海界逐捕遺逸

前後百餘戰高智慧走保閩越上以素久勞於外令

馳傳入朝傳株戀翻下同朝直遙翻素以餘賊未殄恐爲後患復

通鑑二百七十一 齊紀一 文帝

請行遂乘傳至會稽

素既入朝復自長安乘傳至會稽復扶又翻傳株戀翻會工外

翻王國慶自以海路艱阻非北人所習不設備素泛

海奄至國慶惶遽弃州走餘黨散入海島或守溪洞

素分遣諸將水陸追捕密令人說國慶使斬送智慧

以自贖國慶乃執送智慧斬於泉州餘黨悉降

將即亮翻

說輸芮翻降戶江翻

江南大定素班師上遣左領軍將軍獨孤

陀至浚儀迎勞比到京師問者日至

陀徒何翻勞力到翻比必寐翻

拜素子玄獎為儀同三司賞賜甚厚陀信之子也

獨孤

信皇父之父後周功臣

楊素用兵多權略馭眾嚴整每將臨敵

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

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陳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

則已

少詩沼翻陳讀
日陣合力丁翻

如不能陷而還者無問多少悉

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

還從宣翻
復扶又翻

還如向瀘將士

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爲名將素時貴

幸言無不從其從素行者微功必錄至佗將

將卽亮翻雖

有大功多爲文吏所譴卻故素雖殘忍士亦以此願

從焉以并州總管晉王廣爲揚州總管鎮江都復

以秦王俊爲并州總管

復扶又翻

番禺夷王仲宣反

廣州

舊治番禺隋爲南海縣又分置番禺縣時廣州治始興仲宣所圍者南海也番禺音潘愚

嶺南首

領多應之引兵圍廣州韋洸中流矢卒

洸古黃翻詔以其

副慕容三藏檢校廣州道行軍事又詔給事郎裴矩

巡撫嶺南

唐六典云隋開皇六年始置六品以下散官並以郎爲正階尉爲從階正六品上爲

朝議郎下爲武騎尉從六品上爲通議郎下爲屯騎

尉正七品上爲朝請郎下爲驍騎尉從七品上爲朝

散郎下爲游騎尉正八品上爲給事郎下爲飛騎尉

從入品上爲承奉郎下爲旅騎尉正九品上爲儒林

郎下爲雲騎尉從九品上爲文林郎下爲羽騎尉隋

志煬帝減給事黃門侍郎員去給事之名移吏部給

事郎名爲門下之職位次黃門

下此時裴矩蓋爲吏部給事郎

人仲宣遣別將周師舉圍東衡州

東衡州亦治始興將卽亮翻

矩

與大將軍鹿愿擊斬之

鹿姓也風俗通後漢有巴郡太守鹿旗

進至南

海高涼洗夫人遣其孫馮暄將兵救廣州暄與賊將

陳佛智素善逗留不進夫人知之大怒遣使執暄繫

州獄

洗悉典翻又先薦翻將卽亮翻使疏吏翻

更遣孫盎出討佛智斬之

進會鹿愿於南海與慕容三藏合擊仲宣

藏徂浪翻

仲宣

眾潰廣州獲全洗氏親被甲乘介馬張錦繖

繖蘇旦翻

引

設騎衛從裴矩巡撫二十餘州

設古侯翻騎奇寄翻從才用翻

蒼梧

首領陳坦等皆來謁見

隋志蒼梧郡梁置成州隋置封州

矩承制署

爲刺史縣令使還統其部落嶺表遂定矩復命上謂

高頴楊素曰韋洸將二萬兵不能早度嶺朕每患其

兵少

將卽亮翻少詩沼翻

裴矩以三千敵卒徑至南海有臣若

此朕亦何憂以矩爲民部侍郎

民部侍郎屬戶部尚書

拜馮盎

高州刺史

高涼郡舊置高州

追贈馮寶廣州總管譙國公冊

洗氏爲譙國夫人開譙國夫人幕府置長史以下官

屬官給印章聽發部落六州兵馬若有機急便宐行

事仍敕以夫人誠效之故特赦暄逗畱之罪拜羅州

刺史

宋白曰羅州本招義郡秦屬象郡二漢屬合浦郡元嘉三年檀道濟于綾羅江口築石城因置

羅州皇后賜夫人首飾及宴服一襲夫人並盛於金篋

盛時并梁陳賜物各藏一庫每歲時大會陳之於庭

以示子孫曰我事三代主惟用一忠順之心今賜物

具存此其報也汝曹皆念之盡赤心於天子番州總

管趙訥貪虐

按隋志廣州治南海仁壽元年置番諸州趙訥貪虐必非是年事史因書之諸

狸獠多亡叛

狸音里獠魯皓翻

夫人遣長史張融上封事論

安撫之宜并言訥罪不可以招懷遠人上遣推訥得

其贓賄竟致於瀆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

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上意諭諸俚獠所至皆降

使疏吏翻上嘉之賜夫人臨振縣為湯沐邑

臨振縣漢朱崖平原

地隋煬帝置臨贈馮僕崖州總管

隋志朱崖郡平原

十一年春正月皇太子妃元氏薨

為帝與皇后怒太子而廢之張本二月戊午吐谷渾遣使人貢吐谷渾可汗夸呂聞

陳亡大懼

吐從嗽入聲谷音浴使疏吏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

遁逃保險不敢為寇夸呂卒子世伏立使其兄子無素奉表稱藩并

獻方物請以女備後庭上謂無素曰若依來請佗國

聞之必當相倣何以拒之朕情存安養各令遂性豈

可聚斂子女以實後宮乎竟不許平鄉令劉曠有

異政平鄉縣屬襄國郡以義理曉諭訟者皆引咎而去獄中

草滿庭可張羅遷臨潁令臨潁縣屬潁川郡潁川郡時爲許州高潁薦

曠清名善政爲天下第一上召見勉之見賢遍翻謂侍臣

曰若不殊獎何以爲勸丙子優詔擢爲莒州刺史隋志

琅邪郡沂水縣舊置南青州後周改爲莒州辛巳晦日有食之初帝

微時與滕穆王瓚不協帝爲周相以瓚爲大宗伯瓚

恐爲家禍陰欲圖帝帝隱之隋書瓚傳瓚美姿儀好書愛士有令名於當世

周宣帝崩帝入禁中將總朝政令世子勇召之欲有計議瓚素與帝不協聞召不從曰作隨國公恐不能保何乃更爲族滅事耶帝相周瓚拜大宗伯瓚見羣情未一恐爲家禍陰有圖帝之計以是言之固周之

忠臣也瓚藏旱翻

瓚妃周高祖妹順陽公主也與獨孤后素

不平陰爲呪詛

呪職救翻詛莊助翻

帝命出之瓚不可秋八月

瓚從帝幸栗園

栗園在長安南

暴薨時人疑其遇鴆乙亥帝

至自栗園

沛達公鄭譯卒

卒子恤翻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八

端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注

隋紀二

起玄默困敦盡屠
維協洽凡八年

高祖文皇帝上之下

開皇十二年春二月己巳以蜀王秀爲內史令兼右
領軍大將軍 國子博士何妥與尙書右僕射邳公

蘇威爭議事積不相能威子夔爲太子通事舍人

隋

太子通事舍人
入人屬典書坊

少敏辯有盛名

少詩
沼翻

士大夫多附之

及議樂夔與妥各有所持詔百僚署其所同百僚以

威故同夔者什八九妥恚曰吾席閒函丈四十餘年

禮侍坐于先生席閒函丈何妥周武帝
時已爲太學博士故云然恚於避翻

反爲昨暮兒

之所屈邪

邪音耶

遂奏威與禮部尙書盧愷吏部侍郎

薛道衡尙書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共爲朋

黨

吏部侍郎考功侍郎皆屬吏部尙書尙書左右丞
分司管轄隋制尙書二十四曹侍郎獨吏部侍郎

班左右丞之上吏部侍郎
正四品左右丞從四品

省中呼弘爲世子同和爲

叔言二人如威之子弟也復言威以曲道任其從父

弟徹肅罔冒爲官等數事

復扶又翻
從才用翻

上命蜀王秀上

柱國虞慶則等雜案之事頗有狀上大怒秋七月乙

巳威坐免官爵以開府儀同三司就第盧愷除名知

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初周室以來選無清濁

選宣
絹翻及愷攝吏部

按愷傳開皇九年拜禮
部尚書攝吏部尚書

與薛道衡

甄別士流

別彼
列翻

故涉朋黨之謗以至得罪未幾

幾居
豈翻

上曰蘇威德行者

行下
孟翻

但爲人所誤耳命之通籍

通籍

殿中則得
預朝請威好立條章

好呼
到翻

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

孔安國曰五品
謂五常遜順也或答云管內無五品之家其不相應

領類多如此又爲餘糧簿欲使有無相贍民部侍郎

通鑑一百七十八 文帝

郎茂以爲煩迂不急皆奏罷之茂基之子也

郎基見一百六

十五卷梁世祖承聖三年

嘗爲衛國令有民張元預兄弟不睦丞

尉請加嚴刑

隋志縣置丞尉

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疾又

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也乃徐諭之以義元

預等各感悔頓首請罪遂相親睦稱爲友悌 己巳

上享太廟

隋立四親廟各以孟月享以太牢

壬申晦日有食之

帝以天下用律者多踳駁

踳乖也駁錯也踳尺允翻駁北角翻

罪同論

異八月甲戌制諸州死辜不得輒決悉移大理案覆

事盡

盡竟也

然後上省奏裁

上時掌翻

冬十月壬午上享

太廟 十一月辛亥祀南郊

己未新義公韓擒虎

卒

擒虎襲父雄爵新義郡公平陳之功以吏議不加封爵卒子恤翻

十二月乙酉

以內史令楊素爲尙書右僕射與高穎專掌朝政素

性疎辯高下在心朝臣之內

朝直遙翻

頗推高穎敬牛弘

厚接薛道衡視蘇威蔑如也

蔑無也視之如無也又輕易也

自餘朝

貴多被陵轍

陵乘也犯也侮也侵也陵轍踐也又車踐爲轍轍郎擊翻

其才藝風

調優於穎

調徒鈞翻

至于推誠體國處物平當

處昌呂翻當丁浪翻

有宰相識度不如穎遠矣右領軍大將軍賀若弼自

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旣而楊素爲僕

射弼仍爲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坐免官怨望

愈甚久之上下弼獄

下戶嫁翻

謂之曰我以高穎楊素爲

宰相汝每昌言曰此二人惟堪啗飯耳

昌言明言于廣眾啗徒濫

翻又徒覽翻

是何意也弼曰類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

並知其爲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怨望罪當死上曰

臣下守灋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恃至尊威靈

將八千兵度江

將卽亮翻

擒陳叔寶竊以此望活上曰此

已格外重賞何用追論弼曰臣已蒙格外重賞今還

格外望活既而上低回數日

低降意也回轉心也

惜其功特令

除名歲餘復其爵位上亦息之不復任使

復扶又翻

然每

宴賜遇之甚厚

有司上言府藏皆滿

上時掌翻藏徂浪翻

無

所容積于廊廡廡翻帝曰朕旣薄賦於民又大經賜

用

謂賞平陳將士

何得爾也

爾猶言如此

對曰人者常多於出略

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於是更闢左藏

院以受之

漢官有中藏令晉有中黃左右藏令隋初有右藏黃藏令至是始闢左藏院藏租浪

翻詔曰盜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

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

田出租丁出調詳已見前兵受田計畝爲功以其所

出修器械備糗糧今亦減其半調徒弔翻

時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

地少而人眾

京輔謂關內三河謂河東河南河北少與小同

衣食不給帝乃

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

少又少焉

使疏吏翻老少詩照翻又少音詩沼翻

十三年春正月王子上祀感生帝

隋以火德王以赤帝赤燁怒爲感生

帝王成行幸岐州岐州扶風郡

二月丙午詔營仁壽宮

於岐州之北仁壽宮在岐州普聞縣

使楊素監之監古街翻素奏前

萊州刺史宇文愷檢校將作大匠隋志東萊郡舊置光州開皇五年更

名萊州隋制未除授正官而領其務者爲檢校官將作大匠掌工作宇文愷有巧思奏使之領作記

室封德彝爲土木監土木監掌土木之事以營宮暫置之非常設之官於是

夷山堙谷以立宮殿崇臺累榭宛轉相屬屬之欲翻役使

嚴急丁夫多死疲頓顛仆推填坑坎覆以土石推吐雷翻

覆敷又翻因而築爲平地死者以萬數 丁亥上至自岐

州 己卯立皇孫暕爲豫章王暕廣之子也暕古限翻

丁酉制私家不得藏緯候圖讖讖楚諧翻 秋七月戊辰

晦日有食之 是歲上命禮部尚書牛弘等議明堂

制度宇文愷獻明堂木樣上命有司規度安業里地

將立之而諸儒異議久之不決乃罷之隋志宇文愷依月令文造

明堂木樣重檐複廟五房四達丈尺規矩皆有準憑

帝異之命有司於安業里爲規兆蓋在長安南郭內

也既以異議罷至大業中愷復奏明堂議及木樣其

議云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

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

姓曰唐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

同矣尸子曰有虞氏曰總章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
世室堂修四七博四修一注云修南北之深也夏度
以步今堂修十四步其博益以四分修之一則明堂
博十七步半也臣愷按三王之世夏最爲近古捷質
尙文理應漸就寬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爲論
理恐不爾記云堂修七博四修若夏度以步則應修
七步注云今堂修十四步乃是增益記文殷周二堂
獨無加字便是其義類例不同山東禮本輒加二七

通鑑百七十八 齊記 文帝

之字何得殷無加尋之文周圖增筵之義研覈其趣
或是不然警校古書並無二字此乃桑間俗儒信情
加減黃圖議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大一百四十四尺
周人明堂以爲兩杼間馬宮之言止論堂之一面據
此爲準則三代堂基並方得爲上圓之制諸書所說
並爲下方鄭注周官獨爲此義非直與古違異亦乃
乖背禮文尋文求理深恐未愜尸子曰殷人陽館考
工記曰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
曰其修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博九尋七丈二
尺又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
堂崇一筵五室凡二筵禮記明堂位曰天子之廟複
廟重檐鄭注云複廟重屋也注玉藻云天子廟及路
寢皆如明堂制禮圖云於內室之上起通天之觀觀
入十一尺得宮之數其聲濁君之象也大戴禮云明
堂者古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以茅蓋上圓
下方外水曰壁雝赤綴戶白綴牖堂高三尺東西九
仞南北七筵其宮方三百步周書明堂曰堂方百一
十二尺高四尺階博六尺三寸室居內方百尺室內
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博四尺作洛曰明堂太廟路寢
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孔氏注云重亢累棟重廊累屋

也禮圖曰秦明堂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呂氏春秋
曰有十二堂與月令同並不論尺丈臣愷案十二階
雖不與禮合一月一階非無理思黃圖曰堂方百四
十四尺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
法乾之策也圓象天室九宮法九州太室方六丈法
坤之變數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極陰之變
數七十二闢法五行所行日數八達象八風法八卦
通天臺徑九尺象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黃鍾
九九之數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階三
等法三統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殿門去殿七十
二步法五行所行門堂長四丈取太室三之二垣高
無蔽目之照目恐當作日闢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
在水內法地陰也水四周於外象四海圓法陽也水
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水內徑三丈應觀禮經武
帝立明堂汶上無室其外略依此制太山通議今亡
不可得而辨也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門
制度如儀一殿垣四面門八觀水外周堤壇高四尺
禮圖曰建武三十年作明堂上圓下方上圓法天下
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室八聽入九七
十二法一時之王室有二戶二十九十八戶法土王十

八日內堂正壇高三尺土階三等胡伯始注漢官云古清廟蓋以茅今蓋以瓦下藉茅以存古制自晉以前未有鴉尾其圓牆壁水一依本圖晉堂方構不合天文既缺重樓又無壁水空堂乖五室之義直殿違九階之文非古欺天一何過甚後魏於北臺城南造圓牆在壁水外門在水內迥立不與牆相連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間通巷違外處多其室皆用壑累極成褊陋宋起居注曰孝武帝大明五年立明堂其牆宇規範擬則太廟唯十二間以應蓍數梁武帝移宋時太極殿以爲明堂無室十二間自古明堂圖惟有二本一是宗周劉熙阮謨劉昌宗等作三圖略同一是後漢建武三十年作禮圖有本不詳撰人臣遠尋經傳傍求子史研究眾說總撰今圖其樣以木爲之下爲方堂堂有五室上爲圓觀觀有四門會遼東之

上之滅陳也以陳叔寶屏風賜突厥大

義公主

厥九勿翻

公主以其宗國之覆

謂周亡也

心常不平書

屏風爲詩敘陳亡以自寄上聞而惡之

惡烏路翻禮賜漸

薄彭公劉昶先尚周公主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詐言

昶欲與其妻作亂攻隋遣欽密告大義公主發兵擾

邊都藍可汗信之乃不修職貢頗爲邊患可從刊人聲汗音寒

上遣車騎將軍長孫晟使於突厥隋制車騎將軍階正五品非職事官

騎奇寄翻使疏吏翻微觀察之公主見晟言辭不遜

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與楊欽計議迦求伽翻扇惑都藍

晟至京師具以狀聞上遣晟往索欽索山客翻都藍不與

曰檢校客內無此色人晟乃賂其達官知欽所在夜

掩獲之以示都藍因發公主私事國人大以爲恥都

藍執安遂迦等并以付晟上大喜加授開府儀同三

司仍遣入突厥廢公主內史侍郎裴矩請說都藍使

殺公主

說輪
芮翻

時處羅侯之子染干號突利可汗

異曰考

突厥傳云沙鉢略
子今從長孫晟傳

居北方遣使求婚

使疏
吏翻

上使裴矩

謂之曰當殺大義公主乃許婚突利復譖之於都藍

復扶
又翻

都藍因發怒殺公主更表請婚朝議將許之

直朝

遙翻長孫晟曰臣觀雍虞閭反覆無信直以與玷厥有

隙

雍虞閭都藍
玷厥達頭也

所以欲依倚國家雖與爲婚終當叛

去今若得尙公主承藉威靈玷厥染干必受其徵發

疆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素有誠

款於今兩代前乞通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

弱易可撫馴

少詩洛翻易以
鼓翻馴松倫翻

使敵雍虞闔以爲邊捍

上曰善復遣晟慰諭染干許尚公主

爲隋破都藍樹
立染干張本復

扶又

牛弘使協律郎范陽祖孝孫等參定雅樂

隋制

太常有協律郎二人隋制涿郡涿縣舊置范陽郡開
皇初郡廢又上谷郡涑水縣舊曰道開皇元年以范

陽爲道縣更
置范陽於此

從陳陽山太守毛爽受京房律瀆

從字
之上

更有孝孫二字文意乃明隋志
南海郡含涯縣梁置陽山郡

布管飛灰順月皆驗

又每律生五音十二律爲六十音因而六之爲三百

六十音分直一歲之日以配七音而旋相爲宮之瀆

由是著名

名一作明

弘等乃奏請復用旋宮瀆上猶記何

妥之言

妥言見上
卷九年

注弘奏下不聽作旋宮但用黃鍾

一宮于是弘等復爲奏附順上意其前代金石並銷

毀之以息異議弘等又作武舞以象隋之功德郊廟

饗用一調迎氣用五調

郊廟用一調止用黃鍾一宮迎氣用五調春用角夏用徵

中央用宮秋用商冬用羽調徒鈞翻舊工稍盡其餘聲律皆不復通

復扶

又翻

十四年春三月樂成夏四月乙丑詔行新樂且曰民

閒音樂流僻日久棄其舊體競造繁聲宜加禁約務

存其本萬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泣然泣曰樂聲淫厲

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四海全盛聞者皆謂不然大

業之末其言卒驗

卒子恤翻

寶常貧而無子久之竟餓死

且死悉取其書燒之

寶常撰樂譜六十四卷具論入音旋相爲宮之法改絃移柱之

變爲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四律終於千入百聲爲之應手成曲

日用此何爲

先是

臺省府寺及諸州皆置公廨錢

先悉薦翻廨古隘翻

收息取給

工部尙書蘇孝慈

唐六典工部尙書周之冬官卿也漢五曹尙書其三曰民曹後漢以

民曹兼主繕修工作鹽池園苑之事自晉宋齊梁陳營宗廟則權置起部尙書事畢省之後周依周官置

大司空卿一人隋開皇二年始置工部尙書

以爲官司出舉興生煩擾百

姓敗損風俗

敗補邁翻

請皆禁止給地以營農上從之六

月丁卯始詔公卿以下皆給職田

職分田起于後周頃畝以品爲差下

至隋唐代有增減

毋得治生與民爭利

治直之翻

秋七月乙未

以邳公蘇威爲納言

初張賓麻旣行

開皇四年行張賓麻見一

百七十六卷陳長
城公至德二年

廣平劉孝孫

隋志武安郡永平縣舊曰廣平置廣平郡

仁壽元年改永平縣

冀州秀才劉焯

信都郡置冀州焯職略翻

並言其失賓

方有寵於上劉暉附會之其短孝孫斥罷之後賓卒

孝孫爲掖縣丞

隋志萊州東萊郡治掖縣

委官入京上其事詔留

直太史

以它官入太史曹爲直太史上時掌翻

累年不調

調徒鈞翻

乃抱其

書使弟子與櫬來詣闕下

櫬初觀翻

伏而慟哭執瀕拘而

奏之帝異焉以問國子祭酒何妥妥言其善乃遣與

賓麻比較短長直太史勃海張胄玄

隋志勃海郡開皇六年置棣州

與孝孫共短賓麻異論蠡起久之不定上令參問日

食事楊素等奏太史凡奏日食二十有五率皆無驗

胄玄所刻前後妙中

刻刻定也
中竹仲翻

孝孫所刻驗亦過半

于是上引孝孫胄玄等親自勞徠

勞力到翻

孝孫請先斬

劉暉乃可定麻帝不懌又罷之孝孫尋卒

卒子恤翻

關

中大旱民饑上遣左右視民食得豆屑雜糠以獻上

流涕以示羣臣深自咎責爲之不御酒肉

爲于偽翻

殆將

一暮八月辛未上帥民就食於洛陽

帥讀日率

勅斥候不

得輒有驅逼男女參廁於仗衛之間遇扶老攜幼者

輒引馬避之慰勉而去至艱險之處見負擔者

擔都濫翻

令左右扶助之

冬閏十月甲寅詔以齊梁陳宗祀

廢絕命高仁英蕭琮陳叔寶以時修祭所須器物有

司給之陳叔寶從帝登邙山

邙山在洛陽城北

侍飲賦詩曰

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

上時掌翻

并表請封禪帝優詔答之它日復侍宴

復扶又翻及

出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

時事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啟告急

度京口事見上卷九年

叔寶飲酒遂不之省

省悉井翻

高頴至日猶見啟在牀下

未開封此誠可笑蓋天亡之也昔苻氏征伐所得國

皆榮貴其主

謂苻堅也事見晉紀

苟欲求名不知違天命與之

官乃違天也

齊州刺史盧賁

隋志齊郡舊日齊州治歷城

坐民

饑閉民糶

糶它弔翻

除名帝後復欲授以一州賁對詔失

旨又有怨言帝大怒遂不用皇太子爲言此輩並有

佐命功雖性行輕險

爲于偽翻行下孟翻

誠不可弃帝曰我抑

屈之全其命也微劉昉鄭譯盧賁柳裘皇甫績等則

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當周宣帝時以無賴

得幸及帝大漸顏之儀等請以趙王輔政此輩行詐

顧命於我

事見一百七十四卷陳宣帝太建十二年

我將爲政又欲亂之

故昉謀大逆譯爲巫蠱

考異曰盧賁傳云昉爲大逆於前譯爲巫蠱於後案譯

傳譯以開皇元年坐巫蠱廢昉以六年坐謀反誅賁傳誤也

如賁之例皆不滿志

任之則不遜置之則怨望自爲難信非我棄之眾人

見此謂我薄於功臣斯不然矣賁遂廢卒于家

卒于恤翻

晉王廣帥百官抗表固請封禪帥讀日率帝令牛弘創

定儀注既成帝視之曰茲事體大朕何德以堪之但

當東巡因致祭泰山耳十二月乙未車駕東巡上

好禴祥小數好呼到翻禴居希翻上儀同三司蕭吉上書曰甲

寅乙卯天地之合也吉上時掌翻今茲甲寅之年以辛酉

朔旦冬至來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至陽始郊天之

日卽至尊本命夏至陰始祀地之辰卽皇后本命至

尊德並乾之覆育覆敷又翻皇后仁同地之載養所以二

儀元氣並會本辰上大悅賜物五百段吉懿之孫也

蕭懿梁武帝之兄追封長沙王員外散騎侍郎王劭言上有龍顏戴

干之表

劭云乾鑿度云秦表戴干鄭玄注云表者人形體之彰識也干盾也秦人之表戴干散悉

宣翻騎奇寄翻

指示羣臣上悅拜著作郎

隋志祕書省領太史著作二曹著作

曹置郎二人

劭前後上表

上時掌翻

言上受命符瑞甚眾又採

民間歌謠引圖書識緯摺摭佛經

識楚譜翻摭居運翻摭之石翻

回

易文字曲加誣飾撰皇隋靈感志三十卷奏之上令

宣示天下劭集諸州朝集使盥手焚香而讀之曲折

其聲有如歌詠經涉旬朔徧而後罷上益喜前後賞

賜優洽

洽音狹朝直遙翻使疏吏翻

十五年春正月壬戌車駕頓齊州庚午爲壇于泰山

柴燎祀天以歲旱謝愆咎禮如南郊又親祀青帝壇

救天下 二月丙辰收天下兵器敢私造者坐之關

中緣邊不在其例 三月己未至自東巡 仁壽宮

成丁亥上幸仁壽宮時天暑役夫死者相次於道楊

素悉焚除之上聞之不悅及至見制度壯麗大怒曰

楊素殫民力爲離宮爲吾結怨天下爲吾于素聞之

惶恐慮獲譴以告封德彝曰公勿憂俟皇后至必有

恩詔考異曰隋書北史皆曰宮成上令高穎前視奏稱願傷綺麗太損人丁帝不悅素懼卽於北

門啟獨孤皇后曰帝王法有離宮別館今天下太平

造一宮何足損費后以此理論上上乃解今從唐書

明日上果召素入對獨孤后勞之曰勞力到公知吾夫

婦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豈非忠孝賜錢百萬錦絹

三千段素負責恃才多所陵侮唯賞重德彝每引之

與論宰相職務終日忘倦因撫其牀曰封郎必須據

吾此坐楊素賞重封德彝非但以屢薦於帝帝擢爲

內史舍人 夏四月己丑朔赦天下 六月戊子詔

鑿底柱底柱山在陝縣北大河中水經曰河水過砥柱開注云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當

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三穿既決水流疏分指狀表

目亦謂之三門 庚寅相州刺史豆盧通貢綾文布燕慕容

北人謂歸義爲豆盧子 命焚之於朝堂朝直遙翻 秋七

月納言蘇威坐從祠泰山不敬免俄而復位上謂羣

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

通鑑一百一十八 齊記二 文帝

很戾

很戶 壘翻

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己則悅違之必怒

此其大病耳

戊寅上至自仁壽宮

冬十月戊子

以吏部尚書韋世康爲荊州總管世康洸之弟也

韋洸

安輯嶺南卒于官案隋書世康傳世康洸之兄洸古黃翻

和靜謙恕在吏部十餘

年時稱廉平

按世康傳自禮部尚書轉吏部尚書在開皇四年之前七年拜襄州刺史歷安

州信州總管十三年入朝復拜吏部尚書出入踐揚前後十餘年不專在吏部也

常有止足

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

便辭因懇乞骸骨帝不許使鎮荊州時天下惟有四

總管并揚益荆以晉秦蜀三王及世康爲之當時以

爲榮 十一月辛酉上幸溫湯

驪山溫湯也程大昌曰皇堂石井後周字

文護所造隋文帝又修屋宇並植松柏千餘株

十二月戊子勅盜邊糧一

升已上皆斬

考異曰刑法志事在十六年今從帝紀

仍籍沒其家己

丑詔文武官以四考受代

唐虞以三年爲一考後世以一年爲一考

汴

州刺史令狐熙來朝

隋志滎陽郡浚儀縣東魏置梁州後周改曰汴州令狐出於魏

氏春秋晉大夫魏顆封於令狐子孫以爲氏沐皮變制

考績爲天下之最賜帛

三百匹

雜物爲段純物爲匹

頒告天下熙整之子也

令狐整見一百五十九

九卷梁武帝中大同元年

十六年春正月丁亥以皇孫裕爲平原王筠爲安成

王巖爲安平王

巖魚力翻

恪爲襄城王該爲高陽王韶爲

建安王暉爲潁川王

暉居永翻

皆勇之子也

夏六月甲

午初制工商不得仕進

秋八月丙戌詔決死罪者

三奏然後行刑

考異曰刑法志在十五年今從帝紀

冬十月己丑

上幸長春宮

隋志同州朝邑縣有長春宮

十一月壬子還長安

党項寇會州

隋志汶山郡後周置汶州開皇初改曰蜀州尋爲會州党底朗翻

詔發

隴西兵討降之

帝以光化公主妻吐谷渾可汗世

伏

妻七細翻吐從嗽入聲谷音浴可從刊入聲汗音寒

世伏上表請稱公主爲

天后上不許

伏上時掌翻

十七年春二月癸未太平公史萬歲擊南寧羌平之

史萬歲襲爵太平縣公隋志太平縣屬絳郡南寧之地漢屬牂牁蜀漢屬南中晉屬寧州梁爲南寧州其後爲爨氏所據自云本安邑人七世祖晉南寧太守中國亂遂王蠻中考之晉志未始有南寧郡西爨蠻

也非羌也通鑑
因隋紀成文

初梁睿之克王謙也

見一百七十四卷陳宣帝太建

年十二

西南夷獠莫不歸附唯南寧州酋帥爨震恃遠

不服

獠魯皓翻酋慈秋翻帥所類翻爨七亂翻

睿上疏以爲南寧州漢世

牂柯之地

牂柯音臧柯上時掌翻

戶口殷眾金寶富饒梁南寧

州刺史徐文盛爲湘東王徵赴荊州

徵兵以討侯景文盛赴之屬

東夏尙阻未遑遠略

屬之欲翻夏戶雅翻

土民爨瓚遂竊據一

方

瓚從旱翻

國家遙授刺史其子震相承至今而震臣禮

多虧貢賦不入乞因平蜀之眾略定南寧其後南寧

夷爨翫來降拜昆州刺史

就其地置昆州降戶江翻下同

旣而復叛

乃以左領軍將軍史萬歲爲行軍總管帥眾擊之

復扶

又翻帥

入自蜻蛉川至于南中

蜻蛉川漢蜻蛉縣之地蜻倉經翻蜻郎下

翻夷人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過諸葛亮紀

功碑

唐史南詔王鳳迦異築柘東城有諸葛亮石刻故在

度西洱河

按唐史太宗擊西爨

開蜻蛉弄棟爲縣弄棟西有大勃弄小勃弄二州蠻其西與黃瓜葉榆西洱河接西洱河卽葉榆河也蘇

軾曰南詔有西洱河卽牂柯江也河形如月抱洱故名之爲西洱河洱而止翻又而志翻入渠濫

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虜獲男女二萬餘口諸

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于是勒石頌美隋德

萬歲請將爨翫入朝

使疏吏翻朝直遙翻請將音如字攜也領也

詔許之

爨翫陰有貳心不欲詣闕賂萬歲以金寶萬歲於是

捨翫而還

爲史萬歲得罪張本還從宣翻又如字

庚寅上幸仁壽宮

桂州俚帥李光仕作亂

始安郡梁置桂州俚音里帥所類翻下渠帥同帝遣

上柱國王世積與前桂州總管周濩尙討之濩尙發

嶺南兵世積發嶺北兵俱會尹州

隋志鬱林郡梁置定州後改爲南定

州平陳改尹州

世積所部遇瘴不能進

瘴之亮翻熱病

頓于衡州

隋志

衡山郡平陳置衡州

濩尙獨討之光仕戰敗帥勁兵走保白石

洞

白石洞在今尋州南六十里帥讀日率下同

濩尙大獲家口其黨有來

降者輒以妻子還之居旬日降者數千人

降戶江翻

光仕

眾潰而走追斬之帝又遣員外散騎侍郎何稠募兵

討光仕稠諭降其黨莫崇等

姓苑何氏出自周成王母弟唐叔虞其後封于

韓韓滅子孫分散江淮間音以韓爲何字隨音變後遂爲何氏莫姓楚莫敖之後散悉竄翻騎奇寄翻

承制署首領爲州縣官稠妥之兄子也

妥他果翻

上以嶺

南夷越數反

數所角翻

以汴州刺史令狐熙爲桂州總管

十七州諸軍事許以便安從事刺史以下官得承制

補授熙至部大弘恩信其溪洞渠帥更相謂曰

令力丁翻

帥所類翻
更工衡翻

前時總管皆以兵威相脅今者乃以手教

相諭我輩其可違乎於是相帥歸附先是州縣生梗

先悉薦翻

長吏多不得之官

長知兩翻

寄政於總管府熙悉遣

之爲建城邑

爲于偽翻

開設學校華夷感化焉俚帥

帥所類翻

甯猛力在陳世已據南海隋因而撫之拜安州刺史

猛力恃險驕倨未嘗參謁熙諭以恩信猛力感之詣

府請謁不敢爲非熙奏改安州爲欽州

隋志宣越郡梁置安州今

改欽州

帝以所在屬官不敬憚其上事難克舉三月

壬辰詔諸司論屬官罪有律輕情重者聽於律外斟酌

決杖於是上下相驅迭行捶楚以殘暴爲幹能以

守濩爲懦弱

捶止柔翻懦弱乃風翻又奴亂翻

帝以盜賊繁多命盜一

錢以上皆弃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卽死于是行

旅皆晏起早宿

恐避遁觸罪也法志作晚宿必早字誤耳

考異曰刑

天下慄

慄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耶

耶音耶但

爲枉人來耳而爲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濩未

有盜一錢而死者也而不爲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

類矣帝聞之爲停此灋

自古以來閭里姦豪持吏短長者則有之矣未聞持其上

至此者宜隋季之多盜也天下之富一錢之積是以古之爲政欲其平易近民爲于僞翻而爲而不而屬

之而猶帝嘗乘怒欲以六月杖殺人大理少卿河東

趙綽固爭

隋制九寺各置卿少卿各一人河東縣蒲州河東郡治少始照翻

曰季夏

之月天地成長庶類

長知兩翻下同

不可以此時誅殺帝報

曰六月雖曰生長此時必有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

不可遂殺之大理掌固來曠上言大理官司太寬

蓋卽漢之掌故唐省臺寺監皆有掌固因隋制也上時掌翻

帝以曠爲忠直遣每

旦於五品行中參見

遺猶使也行戶剛翻見賢遍翻

曠又告少卿趙

綽濫免徒囚帝使信臣推驗初無阿曲帝怒命斬之

綽固爭以爲曠不合死帝拂衣入閣綽矯言臣更不
理曠自有佗事未及奏聞帝命引入閣綽再拜請曰
臣有死皐三臣爲大理少卿不能制御掌固使曠觸
挂天刑一也囚不合死而臣不能死爭二也臣本無
佗事而妄言求入三也帝解顏會獨孤后在坐坐祖
臥翻
命賜綽二金盃酒并盃賜之曠因免死徙廣州蕭摩
訶子世略在江南修亂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略年未
二十亦何能爲以其名將之子爲人所逼耳將卽
亮翻因

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綽去而赦之因命
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上曰大理其爲朕

特赦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

爲干

刑部侍郎辛亶嘗

衣緋禪

衣於既翻禪古
渾翻褻衣也

俗云利官上以爲獸蠱

獸一
叶翻

又於
琰翻

將斬之綽曰灋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曰

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引綽斬之綽曰陛下寧殺

臣不可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

何如對曰執灋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乃

釋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

勞力
到翻

時上禁行

惡錢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侯執以聞

武侯
屬左

右武侯將軍掌晝夜
巡察執捕姦非也

上令悉斬之綽進諫曰此人所

坐當杖殺之非灋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

愚暗置在灋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

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

噉羹者熱則置之復扶又翻下同噉昌悅翻天子之威欲相挫邪

郭音耶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訶虎何翻上遂入治書侍

御史柳或復上奏切諫上乃止治直之翻復上時掌翻上以綽

有誠直之心每引入閣中或遇上與皇后同榻卽呼

綽坐評論得失前後賞賜萬計與大理卿薛胄同時

俱名平恕然胄斷獄以情而綽守灋俱爲稱職斷丁亂翻

稱尺證翻胄端之子也薛端仕周爲蔡州刺史無它異稱帝晚節用灋益

峻御史於元日不劾武官衣劔之不齊者劾戶益翻又戶得翻

通鑑一百七十一 文帝

帝曰爾爲御史縱捨自由命殺之諫議大夫毛思祖

諫又殺之

隋門下省置諫議大夫七人

將作寺丞以課麥麴遲晚

麴圭玄翻類篇曰麥莖也

武庫令以署庭荒蕪

武庫令屬衛尉寺

左右出

使或授牧宰馬鞭鸚鵡

使疏吏翻授當作受

帝察知並親臨斬

之帝既喜怒不恆不復依準科律

恆戶登翻復扶又翻

信任楊

素素復任情不平與鴻臚少卿陳延有隙

少始照翻

嘗經

蕃客館庭中有馬屎又眾僕於氈上糝蒲以白帝帝

大怒主客令及樗蒲者皆杖殺之樗陳延幾死

隋志鴻臚

寺統典客令卽主客也屎式爾翻糞也樗止藥翻幾居依翻

帝遣親衛大都督長

安屈突通往隴西檢覆羣牧

隋氏置左右親衛左右勛衛左右翊衛有大都

督帥都督都督等官煬帝改大都督爲校尉帥都督爲旅帥都督爲隊正屈突虜復姓其先昌黎徒河人

從家長安隴西郡渭州屈九勿翻

得隱匿馬二萬餘匹帝大怒將斬

太僕卿慕容悉達及諸監官千五百人

太僕卿掌牧畜之政故欲

誅之通諫曰人命至重陛下柰何以畜產之故殺千有

餘人臣敢以死請帝矚目叱之

矚昌眞翻

通又頓首曰臣

一身分死

分扶問翻

就陛下句千餘人命帝感寤曰朕之

不明以至於此賴有卿忠言耳于是悉達等皆減死

論擢通爲左武侯將軍

隋志左右武侯掌車駕出先驅後殿晝夜巡察執捕姦非

烽候道路水草所置巡狩師田則掌其營禁也

上柱國劉昶與帝有舊帝

甚親之其子居士任俠不遵灋度數有罪

數所角翻

上以

昶故每原之居士轉驕恣取公卿子弟雄健者輒將

至家以車輪括其頸而棒之

棒蒲項翻

殆死能不屈者稱

爲壯士釋而與交黨與三百人毆擊路人

駿鳥口翻

多所

侵奪至于公卿妃主莫敢與校或告居士謀爲不軌

帝怒斬之公卿子弟坐居士除名者甚眾

楊素牛

弘等復薦張胄玄麻術

去年帝勞徠胄玄既而罷之復扶又翻

上令楊

素與術數人立議六十一事皆舊瀆久難通者令暉

等與胄玄等辨析暉杜口一無所答胄玄通者五十

四上乃拜胄玄員外散騎侍郎兼太史令賜物千段

令參定新術

散悉心曹翻騎奇奇翻

至是胄玄麻成夏四月戊寅

詔頒新麻前造麻者劉暉四人並除名 秋七月桂

州人李世賢反上議討之諸將數人請行將即亮翻上不

許顧右武侯大將軍虞慶則曰位居宰相爵乃上公

開皇初慶則嘗爲尚書右僕射宰相之職也授上柱國封魯國公上公也國家有賊遂無

行意何也慶則拜謝恐懼乃以慶則爲桂州道行軍

總管討平之 秦王俊幼仁恕喜佛教喜許記翻嘗請爲

沙門不許及爲并州總管俊爲并州總管見上卷十年漸好奢侈

違越制度盛治宮室俊好內治直之翻好呼報翻其妻崔氏引

度之妹也性妬於瓜中進毒由是得疾徵還京師上

以其奢縱丁亥免俊官以王就第崔妃以毒王廢絕

賜死於家左武衛將軍劉昇

曹魏置武衛將軍自晉至于高齊並屬左右衛

至隋始與左右衛並列於十二衛府

諫曰秦王非有佗過但費官物營

廨舍而已

廨古監翻

臣謂可容上曰灋不可違楊素諫曰

秦王之過不應至此願陛下詳之

復扶又翻

上曰我是五

兒之父

上五子太子勇晉王廣秦王俊蜀王秀漢王諒

非兆民之父若如公

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以周公之爲人尙誅管蔡我

誠不及周公遠矣安能虧灋乎卒不許

楊素逢君之惡者也它日

贊決以廢勇立廣蓋有見於此卒子恤翻

戊戌突厥突利可汗來逆女

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

上舍之太常教習六禮

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

請期親迎妻以宗女安義公主上欲離間都藍故特厚其

禮妻七細翻遣太常卿牛弘納言蘇威民部尚書斛

開古莫翻

律孝卿相繼爲使

開皇三年改度支尚書爲民部尚書使疏吏翻

突利本居

北方既尙主長孫晟說其帥眾南徙居度斤舊鎮

度斤

舊鎮蓋卽都斤山突厥沙鉢略舊所居也帥讀日率

錫賚優厚

賚來代翻

都藍怒曰

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於是朝貢遂絕亟來抄掠

邊鄙

朝直遙翻下同亟去吏翻抄楚交翻

突利伺知動靜輒遣奏聞由

是邊鄙每先有備

伺相吏翻

九月甲申上至自仁壽宮

何稠之自嶺南還也

是年二月何稠討嶺南

甯猛力請隨稠

入朝稠見其疾篤遣還欽州與之約曰八九月閒可

詣京師相見使還奏狀上意不懌

使疏吏翻下同

冬十月猛

力病卒上謂稠曰汝前不將猛力來今竟死矣稠曰

猛力與臣約假令身死當遣子入侍丁綱越人性直

其子必來猛力臨終果戒其子長真曰我與大使約

不可失信使疏汝葬我畢宜卽登路長真嗣爲刺史

如言入朝嗣祥上大悅曰何稠著信蠻夷乃至于此

魯公虞慶則之討李世賢也以婦弟趙什住爲隨

府長史長知什住通于慶則愛妾恐事泄乃宣言慶

則不欲此行上聞之禮賜甚薄慶則還至潭州臨桂

嶺隋書虞慶則傳作潭州臨桂嶺宋白曰隋觀眺山

川形勢曰此誠險固加以足糧若守得其人攻不可

拔使什住馳詣京師奏事觀上顏色什住因告慶則

謀反下有司案驗

下退稼翻

十二月壬子慶則坐死拜什

住爲柱國

高麗王湯聞陳亡大懼治兵積穀爲拒

守之策

麗力知翻治直之翻

是歲上賜湯璽書責以雖稱藩附

誠節未盡且曰彼之一方雖地狹人少

璽斯氏翻少詩治翻下同

今若黜王不可虛置終須更選官屬就被安撫王若

酒心易行

酒讀曰洗行下孟翻

率由憲章卽是朕之良臣何勞

別遣才彥王謂遼水之廣何如長江高麗之人多少

陳國

少詩治翻

朕若不存含育責王前愆命一將軍何待

多力殷勤曉示許王自新耳湯得書惶恐將奉表陳

謝會病卒卒于子元嗣立上使使拜元爲上開府儀

同三司襲爵遼東公使使疏吏元奉表謝恩因請封

王上許之自時隋終以高麗爲吐谷渾大亂吐從

音谷國人殺世伏立其弟伏允爲主遣使陳廢立之

事并謝專命之罪且請依俗尙主上從之自是朝貢

歲至朝直

十八年春二月甲辰上幸仁壽宮 高麗王元帥靺

鞞之眾萬餘寇遼西隋書靺鞞在高麗之北凡有七

二日伯咄部在栗末之北其三日安車骨部在伯咄

東北其四日拂涅部在伯咄東其五日號室部在拂
涅東其六日黑水部在安車骨西北其七日白山部
在栗末東南而黑水部猶爲勁健即古之肅慎氏也

遼西郡治柳城隋置營州總
管府莫撥翻鞞戶葛翻

營州總管韋冲擊走之

上聞而大怒乙巳以漢王諒王世積並爲行軍元帥

將水陸三十萬伐高麗

帥所類翻將卽亮翻

以尙書左僕射高

顯爲漢王長史

長知兩翻

周羅暎爲水軍總管

延州刺

史獨孤陀

隋志延安郡後魏置東夏州西魏改延州陀徒河翻

有婢曰徐阿尼

阿烏葛翻尼女夷翻下同

事猫鬼能使之殺人云每殺人則死家

財物潛移於畜猫鬼家會獨孤后及楊素妻鄭氏俱

有疾醫皆曰猫鬼疾也

隋書陀傳云徐阿尼事猫鬼每以子夜祀之言子者鼠也

陀嘗從家中索酒其妻曰無錢可酤陀因謂阿尼曰

可令猫鬼向越公家使我足錢也阿尼便呪之居數
日猫鬼向素家十一年上初從并州還陀謂阿尼曰
可令猫鬼向皇后所使多賜吾物阿尼復呪之遂入

宮中大理丞楊遠乃於門下外省遣阿尼呼貓鬼阿尼于是夜中置香粥一盆以匙扣而呼之曰貓女可來無住宮中久之阿尼色正青若被牽曳者云貓鬼已至由是其事具得實畜吁玉翻下同 上以

陀后之異母弟陀妻楊素異母妹由是意陀所爲令

高頰等雜治之具得其實治直之翻上怒令以犢車載陀

夫妻將賜死獨孤后三日不食爲之請命曰爲于僞翻下同

陀若蠹政害民者妾不敢言今坐爲妾身敢請其命

陀弟司勳侍郎整詣闕求哀司勳侍郎屬吏部尚書於是免陀

死除名爲民以其妻楊氏爲尼先是有人訟其母爲

貓鬼所殺者上以爲妖妄怒而遣之妖於驕翻至是詔誅

被訟行貓鬼家先采心薦翻被皮義翻夏四月辛亥詔畜貓鬼蠱

毒厭媚野道之家

隋書志江南諸郡往往畜蠱而空春偏甚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種

虫大者至蛇小者至蠱合置器中令自相啖餘一種存者畱之蛇則曰蛇蠱蠱則曰蠱蠱行以殺人因食

入人腹內食其五藏死則其產移入蠱主之家三年不殺它人則畜者自鍾其弊累世子孫相傳不絕亦

有隨女子嫁者厭於琰翻媚音魅

並投於四裔

六月丙寅下詔黜

高麗王元官爵

麗力知翻

漢王諒軍出臨渝關

臨渝關在柳城西四

百八十里所謂盧龍之險也渝漢書音喻

值水潦餽運不繼軍中乏食復

遇疾疫

復扶又翻

周羅睺自東萊泛海趣平壤城

隋書平壤城東

西六里隨山屈曲南臨俱水杜佑曰平壤城則故朝鮮國王險城也趣七喻翻

亦遭風船多

飄沒秋九月己丑師還死者什八九高麗王元亦惶

懼遣使謝罪

使疏吏翻下同

上表稱遼東糞土臣元上于是

罷兵待之如初百濟王昌遣使奉表請爲軍導帝下
詔諭以高麗服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厚其使而遣
之高麗頗知其事以兵侵掠其境 辛卯上至自仁

壽宮 冬十一月癸未上祀南郊 十二月自京師

至仁壽宮置行宮十有二所 南甯夷爨翫復反復扶

又翻蜀王秀奏史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上責萬歲

萬歲詆譟譟落干翻又力誕翻上怒命斬之高顯及

左衛大將軍元旻等固請曰萬歲雄略過人將士樂

爲致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意少解于是除名爲

民將卽亮翻樂音
洛少詩沼翻

十九年春正月癸酉赦天下

二月甲寅上幸仁壽

宮仁壽宮成於開皇十五年方其成也文帝怒欲罪楊素獨孤后喜而賞之繼此屢幸仁壽宮至仁壽

之未卒死于仁壽宮仁者壽帝窮民力以作離宮可謂仁乎其不得死于是宮宜矣帝怒楊素而不加之

罪其后喜則亦從而喜之豈非奢侈之能移人觸境而動至于流連而不知反卒詒萬世笑是知君德以

節儉爲貴也突厥突利可汗因長孫晟奏言都藍可汗

作攻具欲攻大同城

唐志自夏州北度烏水行五百三十餘里過橫水又行百一十

九里至安樂成戌在河西孺東孺有古大同城今大同城古永濟欄也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長

知兩翻晟承正翻

詔以漢王諒爲元帥

帥所類翻

尙書左僕射高

穎出朔州道

隋志馬邑郡舊置朔州

右僕射楊素出靈州道

靈武

郡後魏置靈州

上柱國燕榮出幽州道以擊都藍

燕因皆取

漢王節度然漢王竟不臨戎都藍聞之與達頭可汗

結盟合兵掩襲突利大戰長城下突利大敗都藍盡

殺其兄弟子姪遂度河入蔚州隋志鴈門郡靈丘縣後周置蔚州蔚紆勿

翻突利部落散亡夜與長孫晟以五騎南走騎奇寄翻下同

比旦行百餘里比必寐翻及也收得數百騎突利與其下謀

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朝直遙翻下同降戶剛翻大隋天子豈

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冤隙冤猶怨也若往投之必相存

濟晟知之密遣使者入伏遠鎮使疏吏翻令速舉烽突利

見四烽俱發以問晟晟給之曰城高地迴必遙見賊

來我國家瀘若賊少舉二烽給蕩亥翻少詩治翻來多舉三烽

大逼舉四烽彼見賊多而又近耳突利大懼謂其眾

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領

其眾自將突利馳驛入朝將如夏四月丁酉突利至

長安帝大喜以晟爲左勳衛驃騎將軍隋制驃騎將軍正四品驃

匹妙翻騎奇寄翻持節護突厥上令突利與都藍使者因頭

特勒相辨詰突利辭直上乃厚待之都藍弟郁速六

奔其妻子與突利歸朝使疏吏翻朝直遙翻上嘉之使突利多

遺之珍寶以慰其心遺干季翻高頰使上柱國趙仲卿將

兵三千爲前鋒至族蠡山將卽亮翻蠡音黎與突厥遇交戰

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泊復破之虜千餘口雜畜

萬計突厥復大舉而至仲卿爲方陳

厥九勿翻下同畜許又翻復扶

又翻陳讀日陣下同

四面拒戰凡五日會高頰大兵至合擊之

突厥敗走追度白道踰秦山七百餘里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

字

楊素軍與達頭遇先是諸將與突厥戰慮其騎兵

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設鹿角爲方陳騎在其內

此古法也雖衛青劉裕未之能易也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也先悉薦翻騎奇寄翻下同

素曰此乃自固之道未足以取勝也于是悉除舊瀾

令諸軍爲騎陳達頭聞之大喜曰天賜我也下馬仰

天而拜帥騎兵十餘萬直前上儀同三司周羅暎曰

賊陳未整請擊之帥精騎逆戰素以犬兵繼之突厥

大敗達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其眾號哭而

去魏舒毀車崇卒以敗狄楊素除戎車為騎陳以破突厥皆鼓舞而勝耳帥讀曰率勝音升號戶高翻

六月丁酉以豫章王暕為內史令

暕古限翻

空陽公

王世積為涼州總管其親信安定皇甫孝諧有罪

王世

積封空陽郡公隋志河南郡空陽縣後魏置空陽郡武威郡舊置涼州安定郡舊置涇州吏捕之

亡抵世積世積不納孝諧配防桂州

配防者配隸軍伍使之防守

因上變稱世積嘗令道人相其貴不

上時掌翻令刀丁翻相息亮翻

不讀道人答曰公當為國主又將之涼州

之往其所也

親謂世積曰河西天下精兵處可圖大事世積曰涼

州土曠人希非用武之國世積坐誅拜孝諧上大將

軍 獨孤后性妒忌後宮莫敢進御尉遲迴女孫有

美色先沒宮中

尉紆勿翻先悉薦翻下同

上於仁壽宮見而悅之

因得幸后伺上聽朝

伺相吏翻朝直遙翻

陰殺之上由是大怒

單騎從苑中出不由徑路入山谷閒二十餘里高頴

楊素等追及上扣馬苦諫上太息曰吾貴爲天子不

得自由高頴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上意少

解少詩治翻駐馬良久中夜方還宮后俟上於閣內及至

后流涕拜謝頴素等和解之

還音旋又如字

因置酒極歡先

是后以高頴父之家客甚見親禮

頴父實爲獨孤信參佐信被誅后以

實父之故吏數注來其家至是聞頴謂已爲一婦人遂銜之時太

子勇失愛於上潛有廢立之志從容謂頰曰

從千容翻

有

神告晉王妃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頰長跪曰長幼

有序其可廢乎

長幼之長知兩翻

獨孤后知頰不可奪陰欲

去之

爲后諧頰張本去羌呂翻

會上令選東宮衛士以入上臺頰

奏稱若盡取彊者恐東宮宿衛太劣上作色曰我有

時出入宿衛須得勇毅太子毓德春宮左右何須壯

士此極弊濃如我意者恆於交番之日分向東宮上

下團伍不別

三百人爲團五人爲伍恆戶登翻上時掌翻下遐稼翻別彼列翻

豈非

佳事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頰子表仁娶太

子女故上以此言防之頰夫人卒

卒子恤翻

獨孤后言于

上曰高僕射老矣而喪夫人

喪息浪翻

陛下何能不爲之

娶

爲于僞翻下同

上以后言告頰頰流涕謝曰臣今已老退

朝唯齋居讀佛經而已

朝直遙翻

雖陛下垂哀之深至于

納室非臣所願上乃止既而頰愛妾生男上聞之極

喜后甚不悅上問其故后曰陛下尙復信高頰邪

復扶

又翻邪音耶

始陛下欲爲頰娶頰心存愛妾面欺陛下今

其詐已見

見賢逼翻

安得信之上由是疎頰伐遼之役

去

遼頰固諫不從及師無功后言於上曰頰初不欲行

陛下強遣之

強其兩翻

妾固知其無功矣又上以漢王年

少

少詩照翻

專委軍事於頰頰以任寄隆重每懷至公無

上曰高僕射老矣而喪夫人

喪息浪翻

陛下何能不爲之

娶

爲干僞翻下同

上以后言告頰頰流涕謝曰臣今已老退

朝唯齋居讀佛經而已

朝直遙翻

雖陛下垂哀之深至于

納室非臣所願上乃止旣而頰愛妾生男上聞之極

喜后甚不悅上問其故后曰陛下尙復信高頰邪

復扶

又翻邪音耶

始陛下欲爲頰娶頰心存愛妾面欺陛下今

其詐已見

見賢通翻

安得信之上由是疎頰伐遼之役

去

遼伐頰固諫不從及師無功后言於上曰頰初不欲行

陛下強遣之

強其兩翻

妾固知其無功矣又上以漢王年

少少詩照翻專委軍事於頰頰以任寄隆重每懷至公無

自疑之意諒所言多不用諒甚銜之及還泣言於后

曰兒幸免高頴所殺上聞之彌不平及擊突厥出白

道進圖入磧

磧大磧也卽所謂大漠磧七述翻

遣使請兵

使疏吏翻

近臣

緣此言頴欲反上未有所答頴已破突厥而還

此卽謂前

破突厥事還從宣翻又如字

及王世積誅推覈之際有宮禁中事

云於頴處得之上大驚有司又奏頴及左右衛大將

軍元旻元胄並與世積交通受其名馬之贈旻胄坐

免官上柱國賀若弼吳州總管宇文弼

若人者翻弼古弼字

刑

部尙書薛胄

開皇二年改都官尙書爲刑部尙書

民部尙書斛律孝卿

兵部尙書柳述等明頴無罪上愈怒皆以屬吏

屬之欲翻

自是朝臣無敢言者

朝直遙翻

秋八月癸卯頰坐免上柱

國左僕射以齊公就第未幾上幸秦王俊第召頰侍

宴頰歔歔悲不自勝

幾居豈翻歔音虛歔音希又許既翻勝音升

獨孤后

亦對之泣上謂頰曰朕不負公公自負也因謂侍臣

曰我於高頰勝於兒子雖或不見常似目前自其解

落瞑然忘之

解落謂解官落職也瞑莫定翻

如本無高頰人臣不可

以身要君

要一遙翻

自云第一也頃之頰國令上頰陰事

隋制王國公國皆有令有尉上時掌翻

稱其子表仁謂頰曰司馬仲達

初託疾不朝遂有天下

司馬懿字仲達事見魏邵陵厲公紀朝直遙翻

公今

遇此焉知非福

頰國官承望上指以此誣頰蓋亦習見趙什住皇甫孝諧受賞而利之也

焉於於是上大怒囚頰於內史省而鞫之憲司復奏

沙門真覺嘗謂頰云明年國有大喪憲司法司也復扶又翻喪息郎

翻尼令暉復云十七十八年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

可過上聞而益怒顧謂羣臣曰帝王豈可力求孔子

以大聖之才猶不得天下頰與子言自比晉帝此何

心乎有司請斬之上曰去年殺虞慶則今茲斬王世

積如更誅頰天下其謂我何於是除名爲民頰初爲

僕射帝受禪頰卽爲僕射其母戒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斫

頭耳爾其慎之頰由是常恐禍變至是頰歡然無恨

色先是國子祭酒元善言於上曰楊素麤疏蘇威怯

儒元胄元旻正似鴨耳

楚辭曰盭汎汎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以至吾軀乎元善

之意謂此先悉薦翻

可以付社稷者唯獨高頴上初然之及頴

得罪上深責之善憂懼而卒

卒子恤翻

九月以太常卿

牛弘爲吏部尚書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

慎雖致停緩其所進用並多稱職

先悉薦翻行下孟翻後戶邁翻稱尺

證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晤清慎絕倫然爽俊有

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真推心

任委隋之選舉得人於斯爲最時論彌服弘識度之

遠冬十月甲午以突厥突利可汗爲意利珍豆啟

民可汗華言意智健也

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

突厥歸啟民

者男女萬餘口上命長孫晟將五萬人於朔州築大

利城以處之

長知兩翻晟承正翻將卽亮翻下同大利城在雲內縣東北隋志定襄郡治大

利縣處昌呂翻下同

時安義公主已卒

十七年安義公主嫁突厥卒子恤翻

復使

晟持節送宗女義成公主以妻之

復音扶又翻妻七細翻

晟奏

染干部落歸者益眾雖在長城之內猶被雍虞閭抄

掠不得寧居

抄楚交翻請徙五原以河爲固

勝兩州之間

隋志朔方郡後魏置夏州榆林郡開皇二十年置勝州杜佑曰勝州治榆林縣

漢沙南縣地有雲中城拂雲堆金河紫河自馬邑郡善陽界流入縣西有漢五原城夏戶雅翻

東西

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爲橫塹

塹七豔翻

令處其內

令力丁翻處昌

呂翻使得任情畜牧上從之又令上柱國趙仲卿屯兵

二萬爲啟民防達頭

爲千代州總管韓洪等將步騎

偽翻

一萬鎮恆安

隋志鴈門後周置肆州開皇五年改曰代州舊唐志恆安鎮在隋馬邑郡雲內

縣界唐爲雲州雲中縣卽後魏所都平城之地恆曰登翻

達頭騎十萬來寇韓洪

軍大敗

騎奇寄翻

仲卿自樂寧鎮邀擊斬首千餘級

帝

遣越公楊素出靈州行軍總管韓僧壽出慶州

弘化郡開

皇十六年

太平公史萬歲出燕州

涿郡懷戎縣後齊置北燕州後周去

北字燕因肩翻

大將軍武威姚辯出河州

枹罕郡舊

以擊都

藍師未出塞十二月乙未都藍爲部下所殺達頭自

立爲步迦

迦音加

可汗其國大亂長孫晟言於上曰今

官軍臨境戰數有功

數所角翻

虜內自攜離其主被殺乘

此招撫可以盡降請遣染干部下分道招慰上從之

降者甚眾

被皮義翻
降戶江翻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八







